



PROVISIONAL

S/PV.2013
16 June 1977

CHINESE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第二〇一三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七年六月十六日星期四
下午三时三十分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巴顿先生

理事国： 贝宁

中国

法国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印度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毛里求斯

巴基斯坦

巴拿马

罗马尼亚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委内瑞拉

(加拿大)

洪加武先生

陈楚先生

勒普雷特先生

冯韦希马尔先生

贾帕尔先生

本哈亚勒先生

兰普尔先生

米尔扎先生

伊留埃卡先生

达特库先生

特罗亚诺夫斯基先生

拜亚特先生

伦纳德先生

孔萨尔维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七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七年六月二十二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下午四时五分会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塞浦路斯局势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塞浦路斯行动的报告 (S/12342)

主席：按照六月十五日在第二〇一二次会议上所作的决定，我现在征得安理会的同意，邀请塞浦路斯、土耳其、希腊的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的邀请，塞浦路斯代表罗西迪斯先生、土耳其代表蒂尔克门先生和希腊代表帕普利亚斯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安理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项目。

我请塞浦路斯代表发言。

罗西迪斯先生（塞浦路斯）：主席先生，首先我要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的主席。我相信在你的干练的领导下，安理会将进行有益的讨论。加拿大同塞浦路斯维持极好的关系，加拿大派特遣队参加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联塞部队）已有许多年，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我们高兴见到加拿大的代表主持这次的辩论。

我要借这个机会代表我国政府对我们的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按照《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他的任务规定，孜孜不倦地为塞浦路斯问题的公正解决而努力，表示热烈感谢。我还要赞扬罗伯托·古耶和布赖恩·厄克特两位副秘书长以及他们的秘书处能干的同事作出的重要贡献。我还要说，我们对于秘书长的特别代表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大使在塞浦路斯以高度的热忱进行这项困难的工作，我们十分感激。

此外，我愿意对联塞部队指挥官奎恩少将和在他指挥下服务的各位官兵的努力以及他们忠于职责的精神，表示我们的谢意。

最后，我们要深深地感谢各国政府自愿提供人员和款项使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能够继续执行任务。

我们再次在这里要求延长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的任期。在这个时候也许应当对岛上的局势作一简短的分析，因为在一九七四年七月塞浦路斯遭遇侵略，国土被侵以后，岛上局势发生了悲惨的变化。

那次入侵后到现在差不多有三年了，被侵的领土仍在外国占领部队的统治下面，更坏的是一切严重侵犯希族塞人多数人民的人权的情事随之发生，这些人民被残酷地逐出自己的家园，失去家产，几乎一夕之间就变成了情况悲惨的难民，他们为数约有二十万人——占塞浦路斯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他们的住房都被侵占了，侵占的目的是要改变这个岛屿的人口结构性质，许多从土耳其来的土耳其人违反现行国际法，竟在占领区内居住下来了。

这当然是安全理事会极为关切的局势。这种局势影响广泛，牵涉到基本原则，因此应当是一切国家，特别是小国和不结盟国家极其关切的事态。

在我们面前有秘书长的六个月的报告，到一九七七年六月为止。我们感谢秘书长的报告。文字是合乎外交习惯的，尽量以平稳、公正、不引起他人反感的方式陈述情况，可是归根到底，悲惨的现实情况还是透露出来了。

报告(S/12342)的第60段里说，秘书长“仔细考虑了关于塞浦路斯局势的各方面因素后”得到结论，认为在当前的情况下，“联塞部队的继续留驻仍然是必要的。联塞部队在控制岛内潜在的爆炸性局势……”。这就是报告的要点，这是打算促使安全理事会正视塞浦路斯的现有的情况。安全理事会应该根据这种情况和事态决定延长联塞部队的驻留期限。事实上，看看所登出来的关于这项报告的新闻稿，我们就看得出富有经验的新闻界照平常一样，一下就抓住了要点，首先把要点写在新闻稿内，概述我刚才念出的一段话作为报告的重点所在。

报告的第28段内说，联合国部队在塞浦路斯的行动自由继续受到限制。联塞部队进入希族塞人居住区也受到限制。结果，联塞部队继续受到土耳其占领部队的阻止，不能在占领区内执行它的职务，尤其不能对留在这个地区内的希族塞人给予人道主义的保护。这些希族塞人任凭土耳其部队和土耳其移民的虐待。土耳其部队和移民用各种各样的非法行为、骚扰和压迫，决心要把他们都赶出去。秘书长在他的报告里再次重复说：

“留在北部的希族塞人的处境仍然令人关切，因为我们知道联塞部队仍然无法自由和正常进入他们的聚居地。”（S/12342，第54段）

此外还要注意到的是：这一切的事竟发生了，尽管土耳其方面在维也纳会谈中，曾经当着秘书长的面，正式表示同意，切实担允保证联塞部队“可以在正常情形下自由进入北部的希族塞人村落和住区”。这句话是秘书长记下来的（S/11789，第4段）。这句话的记录见一九七五年八月五日秘书长的临时报告。可是，土耳其方面除了别的以外，竟破坏了这一协议，这是土耳其方面的一贯作风。

因此，尽管安全理事会一再要求所有各方“同联塞部队充分合作帮助它执行任务”，土耳其方面在北部到今天为止还是继续故意阻碍联塞部队的极其必要的工作。

在政府控制下的南部地区就与此不同，联塞部队在那里在入侵以前和入侵以后一向都有充分的行动和执行任务的自由。秘书长的报告说：

“联塞部队能够在几小时内即行调查任何可能指控说它有骚扰或毁坏土族塞人财产的情事。”（S/11717）

因联塞部队不能进入北部占领区而造成的情况有许多迹象，其中之一就是在占领区并且目前在新的法马古斯特城仍然不断发生抢劫。土耳其方面和他们的领导人曾经向秘书长说明他们保存搬走的财物的清单，这是完全不能令人置信的，因为虽经要求，他们拒不肯把所称的清单副本给联塞部队。

关于在入侵时被俘虏的2,000多失踪人员的迫切救济问题是无须说明的。安

卡拉仍是拒绝说明他们的下落。它对一切焦急的查询的回答是干脆否认有其事。可是具体的真凭实据证明有人最后看见许多失踪人员落在土耳其军队手中当时还是活着。这件事情还有各种相片可以证明：外国和土耳其的新闻记者在战俘营内和在运送他们到土耳其的船上所摄的相片，还有登载在土耳其报纸上的照片，国际红十字会访问他们拘留所在地时所摄的相片。可是任何独立方面请求调查失踪人员安卡拉还是千篇一律地加以拒绝。

秘书长在他的报告里说：

“二月十二日尼科西亚高层次会议上”——这是决议内提到的会议——“同意设立一个寻找失踪人员的调查机构，但这机构仍未设立，这也是令人关切的事。我十分希望能本着二月十二日协议的精神，毫不迟延地设立这个机构，以开始执行其人道工作。”（S/12342, 第55段）

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迹象可以看出安卡拉或任何派别的土耳其方面安理会这项呼吁或安理会决议序言部分特别强调的高层会议上所达成的协议。

令人实在失望的是土耳其方面还是拒绝设立一个国际红十字会委员会来寻找失踪人员，向他们的亲属提供消息的一切建议。我确信安理会的各位代表了解塞浦路斯两千多失踪人员家属的极其痛苦的情况，他们要求知道骨肉亲人的命运。我们热切希望土耳其将在这一方面同秘书长和他的特别代表合作，并能认识到这件事情的紧急，最后能同意设立一个国际红十字会委员会，由该委员会负责查明失踪人员的下落，从而使他们的家属可以放心。

现在讲到两族间的会谈问题。我们读秘书长的报告就知道，这种会谈到现在为止都是没有结果，没有意义的。无疑，外国军队驻在北部简直不能够有助于大会第3212(XXIX)号决议和表示赞同的安全理事会第365(1974)号决议以及安全理事会第367(1975)号决议所规定的自由谈判。

安理会在最近一次讨论这个问题的一九七六年十二月第401(1976)号决议里——秘书长根据这项决议提出了他的报告——竭力要求紧急而切实地执行其表示赞

同大会第3212(XXIX)号决议的第365(1974)号决议以及安全理事会第367(1975)号决议。

这些决议主要的意思是要求外国停止对塞浦路斯共和国进行军事干涉，迅速将一切武装军队撤出共和国的领土，把难民安全地送回他们的家园。谈到立宪制度，这些决议对于两族之间通过秘书长的斡旋自由进行的联系和谈判，加以赞扬。

这些决议是上述的第401(1976)号决议迫切要求执行的。从这些决议看来，关于外国占领部队的撤退和外国干涉的停止，优先待决的问题是地点和时间。显然，先行解决这两问题是必需的，这样才能使两族之间可以就宪制问题自由地、有意义地进行谈判。但是土耳其用它对付安全理事会和大会过去关于这个问题的一致决议的同样办法来对付安全理事会关于这个问题最近的第401(1976)号决议。

目前的决议再次要求紧急而切实地执行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议。我希望安卡拉对于目前的决议将给予更仔细的考虑。

各次会谈没有结果的第二个理由是与进行任何谈判所需的基本前提有关：那就是共同目的的问题。这种必需的要素不幸并不存在。参加谈判的土耳其方面似乎不关心塞浦路斯的独立、领土完整和统一，但是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和联合国的不结盟会员国的塞浦路斯要继续存在就必需有独立、领土完整和统一。正相反，我们最大的关切，以及一般公认的联合国宣布的目的，就是要会员国塞浦路斯共和国继续存在。

土族一方的政策和目标看来是要从一个实力的地位来进行谈判，同时土耳其在塞浦路斯正处心积虑地通过片面行动来破坏和阻挠会谈的目的，其中的一个行动就是非法宣布成立一个所谓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这是一个虚构的东西，以它的领土作观点来看，它只不过是塞浦路斯共和国被侵占的百分之四十的领土。塞浦路斯是联合国会员国，至今仍被另一个会员国土耳其占领——这一切都是明目张胆地违犯了《联合国宪章》和大会和安全理事会一再作出的决议。

此外，土族一方正利用当中这段期间巩固非法的实际局势并进其分离计划。

至于这个“土族联合邦”的人口，基本上都不是该领土上的人，而是由大部分来自土耳其的人组成的，他们大规模地迁移到塞浦路斯，占有从被驱逐的希族塞人居民手里掠夺的房屋和财产。

就这一点来说，可以很恰当地注意到土族塞人的领袖，前任副总统库楚克先生一九七七年五月十九日在《人民呼声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把从土耳其运来的土耳其人称为“职业杀手和小偷”。一九七七年四月十六日同一个土族塞人的报纸上载有一个报道，据这个报道说，“由土耳其迁来北部的操都兰语的人所用的暴力正一天一天地增加”，它形容这个局势是“完全令人惊恐的”。

现在竟有人要厚颜无耻地把一九七四年以来对付整个塞浦路斯及其人民——希族和土族的一连串国际非法事件和违犯人权行动的总和向世界说成是一个反映在所谓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中的“新现实”。

现在我要问，一项国际罪行何时变成了合法的现实？我要说，从来就不是，因为只要它还存在，这笔债总要偿还的。

从另一方面来看，土族一方公然违背了维也纳会谈所达成的基本协议，阻碍了会谈的进展。最明显的例子是一九七五年八月二日当着秘书长面前签署了人道协议，根据秘书的报告，当时议定在政府让 8,000 个土族塞人移居北方作为交换条件下，土族一方保证、重申并同意：

……目前在岛上北部的希族塞人可以自由地定居下来，并将获得一切援助，

以便过正常的生活，包括接受教育和信奉宗教的便利，以及由他们自己的医生提供医疗服务和在北部自由迁移的便利。（S/11789, 附件, 第2页）

其中又进一步同意：

“联塞部队可在正常情形下自由进入北部的希族塞人村落和住区。”（同上）

但是我们已经提到，土族一方从协议中充分获得了它自己的利益后，完全不顾并违背了它在协议中应承担的义务。此外，正如一九七六年六月五日秘书长报告（S/12093）第65段所指出的，土族一方又违背了让联塞部队在正常情形下自由进入北部希族塞人住区的承诺。

违背和不顾协议、承诺与决议的结果是，土耳其当局很快地恢复并逐渐加强了每日通过骚扰和暴力手段的驱逐行动，因此，正如一九七七年六月七日秘书长最后一次的报告第20段所指出的，使得仍然留在北方的15,000个希族塞人减少到2,000人。

我当时说，这些会议没有结果的一个原因是土族方面违背了这些会议所达成的任何协议。根本不顾协议的一个最近的例子是关于共和国总统和土族塞人领袖登克塔什先生所同意的在联合国决议范围内的会谈指导原则问题。

当时双方同意建立一个联邦国家，联邦政府拥有的权力和功能是要能保障国家的统一与生存。尽管有了这个明文规定，土族方面在维也纳根据这个协议提出的建议是要建立两个完全分离的国家，靠一个虚弱的邦联形式松散地连接在一起，也就等于是把肢解塞浦路斯共和国合法化。

这些是到目前为止两族之间会谈所达成的协议的结果。

越来越明显的是，所提到的这个土族提议，其目的不是要按照指导原则的规定，去保障国家的独立和统一，而是要确保现在在土耳其军队占领下的塞浦路斯北部，将继续成为土耳其的保护国，等机会来到时，将变成土耳其的一个组成部分。事实上，这个提议的目的是瓜分塞浦路斯，通过巩固用暴力建立的既成事实的情况，着眼于兼并。

土族方面对两族间会谈的整个态度，他们的拖延政策和对协议的违背，清楚地证明了他们不是要寻求一个行得通的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办法，这就使我们认识到，正如我说过的，谈判看来并没有共同的目标的。土族方面在会谈时经常表现的专断态度，亦即他们的片面行动，他们对协议的违背等等，都是由于他们意识到在谈判中是从一个实力的地位为出发点，得到土耳其军队的留驻及其势力的撑腰，他们觉得他们能够用适合他们的企图的任何行动来行事，不顾什么协议或法律。这也显示出，在他们的花招背后以使用外国占领军的武力从事威胁。

大家普遍接受而承认的一个公理是，任何谈判要想有意义而获得成果，必须自由地进行。显然，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谈判没有达到这个地步。

但是我们仍然坚持认为，当两族间的会谈能够在联合国有关决议的范围内自由进行时，会谈的过程就能够提供解决一个独立、完整而能生存的塞浦路斯国的问题的最好的办法。因此，就我们而言，我们将以谦逊协调的精神继续朝向达成一个公正持久地解决这个塞浦路斯问题的办法而努力，我们希望，如果土耳其新政府能够为有关各方面的利益着想，而对塞浦路斯问题采取一个较积极而灵活的态度，这个问题的解决可以证明是可能的。但是必须清楚表明的是，我们在任何条件下都不会接受以使用武力手段造成的既成事实的合法化，我们也不会同意一种打算导致不结盟的独立主权国塞浦路斯共和国解体的宪法形式。

如果安卡拉的未来政策和我们所希望的相反而是继续通过其各项手段，不进行联合国决议所要求的有意义而富建设性的谈判的话，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应针对这个局势采取一个新的看法，以便根据大会在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六日最近的第31/12号决议中向安全理事会所作的呼吁，采取更有效的措施，并采取必要措施履行大会和安全理事会通过的决议，于必要时采取执行行动以履行这些决议。

我们应铭记于心，今天塞浦路斯所面临的问题不是设计一个宪法制度来修正或代替现存的宪法的问题，而是一个在各方面都影响深远的国际问题。这是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土耳其，通过侵略手段武装侵犯另一个会员国塞浦路斯，并继续军事

占领其一大部分领土的问题。

正如共和国总统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几天前在伦敦本届英联邦会议上所说的，今天的塞浦路斯问题是：

“各个国家都应该关心的一个问题，因为它所涉及的是普遍有效的基本原则和人权的问题。当这种普遍的原则和人权在一个国家中受到侵犯时，一切国家都有义务支持它们，保卫它们。”

在这次伦敦会议上，联邦国家元首在昨天发表的他们的最后公报中提到了塞浦路斯问题并要求“执行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决议的所有各个部分”以表示塞浦路斯政府和人民的声援。“所有各个部分”一词所表达的着重点非常重要，因为所提到的这些决议是要求撤出占领部队，停止外力干涉，使难民返归家园以及最后，两族间进行关于一个宪法制度的谈判。就前面三条而言，这些联合国决议并未获执行，而所有的努力都集中在两族间的会谈上，正如我已说过的，这些会谈到目前为止，众所周知，毫无结果。

当然，土族塞人和希族塞人之间的谈判会是有用而重要的，也能够产生结果，我们仍然相信它们能够产生结果，但它们必须不受外力干涉。我们相信如果塞浦路斯人民——希裔和土裔人民都在内——能够像联合国一致通过的有关决议所要求的那样，不受干涉，不受到在违反塞浦路斯利益的目的下的外国军事干预和外力干涉的话，他们能够很容易地调解他们之间可能有的任何歧异，而像过去许多年来那样，和睦相处。

所有塞浦路斯人作为这个岛屿的合法居民所具有的共同利益意识，一向存在于塞浦路斯一般人民的心中，不论是希腊人或土耳其人，都人同此心。过去多年来在秘书长的许多报告中都记录了这个事实，并且在其他方面也都证明了这一点。我要提到载于一九六六年的 S/7350 号文件中的报告，其中说：

“塞浦路斯一般人民对于完全回到正常状况的渴望〔是很明显的〕(S/7350, 第 178 段)。

载于一九六八年的 S/8446 号文件中的报告说：

“见到两族的一般人民开始以安详的态度恢复他们从前的友好关系，令人感到高兴”（S/8446, 第149 段）。

但是来自塞浦路斯境外的势力却打击着这个调解与合作的趋势，这种势力还没有停止其恶毒的行动。

塞浦路斯前任总督卡拉登勋爵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在安全理事会说：

“一百多年来，塞浦路斯人民曾经友好地共同生活在一起。……他们在塞浦路斯岛上的每一个城市和一百多个村庄中世代和睦相处。他们没有任何理由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S/PV. 1521 中文本第9页）

自从一九七四年外国入侵以来，希族塞人和土族塞人之间的共同利益的情感已清楚地表现出来。尽管受到极为残酷的军事压力的压制，仍然有许多关于这种团结一致的情感的事例报导。

世界基督教协进会执行秘书肯尼思·齐比尔先生在他于塞浦路斯受侵后赴该地访问的布道团的报道中说：

“大家叙述了许多有关土族塞人帮助希族塞人抵抗土耳其侵略者的事件，甚至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一些事件中，土族塞人求助于希族塞人朋友来保护他们自己，以免受到土耳其侵略者的危害。”

塞浦路斯人民并不缺少友好团结的精神。在不受到外来的阻挠时，这种精神是一直存在的，并且能够随时表现出来。

在此状况下，安卡拉及其部队必须立刻停止片面的分裂行动并执行安全理事会第365(1974)号决议及该决议所赞同的大会第3212(XXIX)号决议，以便如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特别是刚通过的那个决议所明白规定的那样，能够举行可能产生公正持久的解决办法的有意义谈判。

我们现在开始进入一个处理国际问题的新纪元而且我相信这是一个更有希望的纪元。

在伟大国家的领导上有了新趋向的征兆。我希望我们正进入了一个更富于人道精神和全球性了解的新纪元，在一个由技术联成一体的密切相互依靠的世界中，超过了狭窄的民族主义的追求而进入更广泛的概念领域。我们希望这个精神最后将来塞浦路斯，来到它的周遭，来到中东地区，使得整个局势得以缓和，使世界发展的展望变得更有希望。

主席： 我感谢塞浦路斯代表对我的夸奖。

名单上下一位发言人是切里克先生，安理会按照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已向他发出邀请。 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切里克先生： 主席先生，我愿感谢你和安理会各理事国代表今天给我机会就塞浦路斯最近发展情况向安理会简略地提出土族塞人方面的意见。

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鉴于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先生为了使塞浦路斯问题达到公平和持久的解决作出坚持不懈的努力，向他表示我们的感谢。 在塞浦路斯和在维也纳举行两族谈判期间，秘书长驻塞浦路斯特别代表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有效地执行了他的最重要任务，可作为一种典范，我们也愿向他表示感谢。 我也愿感谢联合国秘书处工作人员公正无私地执行了他们的艰巨任务。

我也愿借此机会对联塞部队指挥官奎因少将和该部队全体官兵在该岛作出的维持和平努力，对所有那些捐款支持驻该岛的联合国部队的国家，表示我们的感谢。

最后还有同样重要的一点，主席先生，我愿感谢你过去几天为了通过这一决议所作出的果敢的努力，这个决议虽然没有完全令我们满意，但至少能够延长联塞部队的任期。

首先，我要对昨天晚上通过的决议表示意见。 我们不能全部接受这个决议，理由如下。

我们在过去已经多次正式阐明我们对“塞浦路斯政府”这个名称的立场。 我们在这里只重申一点就够了： 在塞浦路斯没有能代表两族或是有权代表两族发言的政府。 那里只有各自代表土族塞人和希族塞人的两个独立自主行政机构。 正如联合王国外交和联邦事务大臣欧文博士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在下院很正确地说过：

“我们必须把土族和希族集在一起，成立一个能够代表〔该岛的〕全体人民发言的适当政府。”

我只能说，仅是因为这个希族塞人行政机构恰巧占据着——或是应该说“窃据着”——这里的塞浦路斯席位，所以就继续承认这个行政机构为塞浦路斯政府，并不能有助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我确信安理会无意向我们发出占据一个同样席位的邀请。

塞浦路斯两族及其各自的自主行政机构应根据联合国决议的文字和精神给予平等地位并以平等地位相待。

而且，这项决议也提到已往的各决议——这些决议是我们缺席时通过的并且由于该岛上以后情况发展和双方达成各项协议的关系，应该加以修正或应作废。因此，提到这些决议是与实际脱离的并且于事无补。

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应更注重两族间的谈判，尤其是两位领导人登克塔什总统和马卡里奥斯大主教一九七七年二月十二日达成的基本协定。我确信这一处理方法可对维持和平的努力作出更积极的贡献并有助于塞浦路斯问题的早日解决。

决议中关于联塞部队在北部自由活动的一段是会使人误解的。该段好象说联塞部队不能进入北部地区——这是不正确的。尽管自从联合国同土族塞人当局签署议事录以来已经有十八个月，可是就联塞部队在北部塞浦路斯执行任务来说，还不能缔结部队地位问题的协定来填补北部的法律空缺。正如秘书长的报告所证实的，联塞部队在对抗地区享有充分的自由活动，这个地区是主要的军事行动区，联塞部队人员是能前往北部的。

在没有地位协定的情况下，什么是判断所称行动受限制的准则呢？我确信一旦缔结了地位的协定，这个问题当可圆满解决。

最后，对决议问题，我只愿说，为了避免在这里进行激烈的辩论，已有一种趋势就是纯粹为便利起见不在决议列入正面的情况发展。很不幸，这个趋势的结果便是通过的决议既不反映真实的情况，也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只是使希族塞人有机会利用这些决议对土方继续施加国际压力，从而使塞浦路斯问题拖延不得解决。

塞浦路斯问题现时正由两族谈判协商，今天我本不想就这个问题的实质发言，但是我们刚才听到希族塞人代表令人失望的发言，并且他好象没有表现出来他的外交部长的谨慎态度，使得我别无办法不能不发言。可是我不想作冗长的发言，也不想答复他刚才提出的各个论点。这些论点都是三年来在这里一再提出的毫无根据的指控，并且我们不容置疑的答复都有记录可查。他刚才提出的只有一个新的要点值得答复。

有一个指控说，在两族谈判期间设立有关失踪人员问题的机构由于土耳其方面不肯妥协或是不喜欢这个机构而不能执行任务。我在这里很遗憾地说，即使到目前这一时刻希族塞人代表仍然企图把这个问题作为塞浦路斯——他们声称代表塞浦路斯——和土耳其之间的问题提出来。塞浦路斯是一个两族间的问题，现正通过两族谈判设法解决。固然在两族谈判中为了寻查失踪人员已同意设立一个机构。这个机构规定由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就一九六三至一九七四年期间据报失踪的土族塞人的问题发表一项声明，希族塞人代表仍声称这个期间是岛上的平静期间。当时好几百人在他们的家中和在公路上失踪后不知去向，我们亟愿知道他们的下落。

继该声明之后，塞浦路斯的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的代表将组设一个委员会调查国际红十字会交给我们的其他档案——可以顺便提到国际红十字会已在塞浦路斯完成了工作，并且由于岛上局势正常化已将办事处结束返回日内瓦。我们准备调查此事并会同该委员会完成大约四十件未决的档案。

阻止该机构执行任务的唯一障碍是希族塞人政治机构拒不接受或承认红新月会在塞浦路斯存在。他们没有这样做的权力，他们的总统在秘书长主持下的两族谈判期间已认可这个机构。

和罗西迪斯先生不同，我不相信在这里进行激烈辩论有什么助益；因此我将把我的很简略评论局限于最近的情况发展和我们土族方面认为是解决问题的症结所在。

我们刚才已有希族塞人方面所提出的悲观论调，虽然我自己不认为这个问题就可得到解决，可是我当然不赞成悲观的看法。我们必须采取实际的态度。塞浦

路斯问题涉及：两族过去四分之一世纪都是在冲突状态中；两族自从一九六三年以来在地理上和政治上都已分立；两族过去二十年连一起进行足球比赛都不行。任何解决办法首先需要耐心和毅力。塞浦路斯问题是长久动乱的历史问题，不是一下子就可以解决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表示悲观是完全没有理由的。

问题是如何设法在塞浦路斯重建一个联合政府。我相信，假如有善意和实际可行的处理办法，就没有理由不能对这个两族问题找到圆满的解决办法。

自从去年十二月安全理事会上次就这一问题举行会议以来，为促进和从速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做了什么事情呢？土族方面为使塞浦路斯问题达到公正与和平的解决已经做了新的和更多的努力。正如秘书长所确认的，就是登克塔什总统本年一月间果敢的倡议才能恢复两族谈判。促成登克塔什总统倡议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土族塞人真心实意要使塞浦路斯问题达到公正和持久的解决。这个倡议也就是土族塞人方面善意和真诚的最好证据。

登克塔什总统一九七七年一月九日给马卡里斯奥大主教的一封信导致两位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谈，总统在信内表示了他准备同大主教讨论塞浦路斯问题的各个方面。登克塔什总统还说：

“不用说，我也准备同阁下讨论建立一个过渡性的两族行政机构，作为朝正确方向采取的头一个步骤，因为我觉得目前局势如再拖延将使我们将来更难重建一个两族联邦制，将使世世代代的希族人和土族人彼此视为仇敌。

“在一个包括两族的政治表演中如果演员都是敌人似乎不是我们可以留给我们自己人民的正义和公平的遗产。”

登克塔什总统又说：

“我确信朝这个方向采取的任何积极步骤都会有助于塞浦路斯问题的和平解决，结果能有助于减轻两族目前遭到许多的苦难，因为两族困苦的减轻取决于政治解决。”

由于登克塔什总统这一倡议，马卡里奥斯大主教虽然一向不赞同任何这样的会谈，终于一九七七年一月二十七日与登克塔什总统会晤。

这个会谈本身——十三年来第一次——构成对于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一个重要步骤。

登克塔什总统与马卡里奥斯大主教第二次会谈是在二月十二日也就是本年年初举行的，有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在场。联合国一位发言人说这个会谈是“积极和亲切的”。在这个重要会谈期间曾经拟定指示和基本原则作为两族间今后协商的根据，双方同意建立一个独立、不结盟、两族的联邦共和国。

根据两族领导人达成的基础协定，在维也纳召开了第六回合的两族谈判，双方在当地首次交换了具体提议。

尽管双方立场仍相隔很远，可是我们确信如有耐心、好的政治家风度和让步精神，我们久悬的问题就可以找到一个实际的解决办法。

为什么不能缩短两族立场之间的距离呢？很不幸，土族塞人方面所表示的善意并没有从希族塞人方面得到应得的反应。过去六个月，希族塞人方面的态度仍旧是不妥协，缺乏善意，坚决避免两族谈判，而从塞浦路斯以外寻求问题的解决办法——这一问题本质上是两族之间的宪政问题。

希族塞人仍把塞浦路斯问题看成为领土问题或是一个单纯的边界争端。塞浦路斯问题不是把多少平方英里土地给予某一方就可以解决的一种争端。这个问题涉及重要而基本的宪政问题。它需要制订一项新办法使两族能在平等基础上参与该岛的行政，涉及两族的平等地位，涉及土族塞人生命财产的安全，他们虽然人数少，可是过去二十年他们是受难的一方。它涉及每一族是否能保卫自己管理下的领土的问题。它涉及土族塞人在不受任何妨碍和歧视的情况下达到经济发展的平等机会的问题。

因此，让我们不要混淆和忽略利害攸关的基本问题。让我们审慎和客观地研究至今为什么没有达成协议。

两族谈判缓慢进展主要是由于双方对问题采取不同的看法。希族塞人谈的是转让权力问题。他们仍把塞浦路斯看成为希腊的一个岛屿，他们正在考虑在希腊统治下的行政体制内如何对土族塞人给予很少的权利。

他们不顾确实存在的分隔的问题——分隔是他们自己于一九六三年对土族塞人实行压迫和武装攻击造成的。他们仍自称只有一个塞浦路斯，一个行政机构，一个地区，他们是控制全岛的政府，有权代表两族发言。

我现在在这里对安理会发言一事本身就证明代表两族发言的不是一个政府。全世界都知道没有这样的政府。现时有两个分立的自主行政机构对这个岛的两个不同地区行使单独的管制和权力。

两族之间已有很多的流血事件并且有如此根深蒂固的猜疑，要使两族重新恢复信心和合作肯定需要时间。

鉴于已往的经验，希望情况立即正常化是不切实际的。最重要的是在初期要慎重行事，免得重演过去的悲剧。在这里还应该提到的是在南部未经许可的希族塞人手中仍有为数在七万以上的武器。

不是别人正是格拉弗斯·克莱里季斯先生证实了此事，他最近公开声明，大意是说在马卡里奥斯患心脏病之后，属于敌对的希族塞人恐怖组织准备进行全岛的互相战斗。

土族塞人方面想建立两个族、两个区和不结盟的联邦共和国，其中两民族可在各自地区平安相处，一方不受另一方的统治。

我们应慎重从事，开始时应授予中央联邦政府有限的权力和职权。随着互相信任的增加，不仅是口头上而且是行动上的表现，经过相当时间两族联邦之间的关系必能增强。

我们提议的联邦，开始时虽然关系不密切，经过相当时间必将继续演变成为一更坚强和持久的联邦共和国，这一过程可以称为“演变的联邦。”

只有希族塞人方面承认土族塞人过去的痛苦经验，了解任何解决办法必须具有防止过去不幸事件再发生的有效保证，才能使塞浦路斯问题达到实际的解决。除

非希族塞人了解土族塞人对将来确有恐惧和焦虑，除非他们同意一项解决办法，向土族塞人保证将来平等、安全和经济繁荣，否则早日解决的前景就不会有重大的进展。

危及和平努力的另一个因素就是希族塞人政治机构对土族塞人不断和加紧进行政治和经济的战争。为了进行这种战争，希族塞人特别企图阻止包租飞机前往塞浦路斯北部，妨碍外国旅行社安排旅行团去北部地区。土族塞人的旅游事业因而受到破坏，他们对想要停在我们的港口和机场的外国船只和飞机作种种刁难，因而阻止我们的农产品和工业产品出口，以图削弱我们的经济。

在这方面，他们在上月一个丹麦的船长为了停泊在土族塞人的法马古斯塔港口，竟然被监禁了两个月，好象是他犯了严重的刑事罪。

几乎每一个月在欧洲各首都我们必需在政治法庭案件中为自己辩护，必需在国际论坛进行政治斗争。

我们要集中注意和平谈判呢，还是要到世界各地，用我们很有限的人员和资金在希族塞人控告我们的政治法庭案件中为我们自己辩护呢？每次这种对抗不但消耗两族的资源，不但使双方立场更趋强硬，而且加深两族的隔离和分裂，从而拖延政治解决。

最近希族塞人管理的中央银行对北部执行业务的外国银行发出停止外汇交易的指示并且拒绝发给土族塞人外汇，尽管土族塞人在这些银行的外国货币存款最后都进入希族塞人的中央银行。

而且，一九七四年事件之后，这个中央银行还夺取了土族塞人资金股份。

希族塞人的这种行动势必迫使我们建立我们自己的中央银行，因此又加深了两族的分裂。

每一行动都会引起反行动，我确信将来这个安理会在这种行动和合法公正的反行动之间有所识别。

如果希族塞人方面真愿进行有意义的协商，它就应该停止采取这种行动而同我

们合作，为有意义的协商创造一种适宜的气氛。

所以，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缺少进展的基本原因显然是希族塞人方面拒不承认塞浦路斯的现实情况并且不与我们合作谋求局势正常化。

我愿再次阐明，土族塞人除了他们的合法权利之外什么都不要，这种合法权利就是他们作为平等公民享有生命财产充分安全的生存权利和他们在享有平等机会，不再有过去的歧视和困苦的条件下谋求经济繁荣的权利。总而言之，土族塞人要求的是一种新的宪法和行政安排，使他们能够平安相处，并且有实际保障，使他们不再遭受过去的各种危险，这个安排须防止一族受另一族的统治和压迫。

我热烈希望并真诚相信，通过两族谈判，塞浦路斯问题获得永久解决是可能的，而且事实上也是双方最能了解彼此立场的唯一方法，因此可以寻求互相迁就的途径和方法。

正如我已经说过的，这个谈判过程需要耐心和毅力，协商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内心的改变，也就是希族塞人方面看法的改变。

我是尊重安理会及其理事国的，不过我认为在塞浦路斯，教科文组织要做的事比安理会多。但必须有一种新的哲学。我们必须教育我们的人民，彼此平等互相尊重，而不是仇敌互相憎恨。

正如格拉弗斯·克莱里季斯先生在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九日一个电视节目时所说的，应该教育希族塞人青年和国民警卫队，使他们不认为土族塞人是他们民族的天然仇敌。

希族塞人必须承认我们土族塞人是塞浦路斯的一部分，对我们应当这样看待。

罗西迪斯先生片刻之前如此雄辩地强调希族塞人方面坚决不承认我们是塞浦路斯问题的当事方，这一论调，至少可以这样说，无助于解决塞浦路斯问题。我希望他的行政机构不同意他的意见。

主席： 请希腊代表发言。

帕普利亚斯先生（希腊）：主席先生，对于你就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我要向你表示热烈的祝贺。你的丰富经验、外交技巧、加对联合国事务的熟悉，使我们相信你会有效地、胜任地、客观地领导关于本议程项目的讨论。你代表的国家和希腊在传统上的深厚友谊和密切合作把我们两国牢牢地结合在一起。

我也要谢谢理事会让我出席参加讨论。

在秘书长的提议下，安全理事会已决定把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的任务期限再延长六个月。塞浦路斯政府已同意这个决议，希腊政府也支持它。

我们的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孜孜不倦致力于为塞浦路斯问题找出一个公正、和平及持久的解决办法，我要及早把握住这个机会向他表示深切的感谢。我们对秘书长在塞浦路斯的特派代表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大使和两位副秘书长罗伯特·盖耶先生及布赖恩·厄克特先生，也要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们对于那些自愿提供人员和捐助金钱、使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能够继续担任维持和平及人道任务的各国政府，也要表示谢忱。我们也要称赞该部队的司令奎因少将，以及在外地很困难情况下服务的那些官兵。

塞浦路斯代表罗西迪斯大使已经表示了塞浦路斯政府对于秘书长报告中所反映的该岛目前情况和塞浦路斯问题所涉更广大问题的意见。因此，我不想谈论那些已说过的话。可是，请理事会原谅，我要把报告中应请理事会注意的几点，尽量简短地说一说。

第一，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进出土耳其军事管制地区继续受到限制，所进行的人道工作仍属有限。一如报告中指出的，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可以自由进出的场所仍限于该部队的兵营、观察所和联络站，该部队不得进入希族塞人居住的地区。还有，联合国驻塞浦路斯人员不得把指定给希族塞人和马龙人的救济品直接递送受益人。虽然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作出不断努力要减轻土耳其管制地区内希族塞人的困境，可是后者的生活情况依然是——我引述报告中的话——“足以使人忧虑”。

第二，象秘书长上次报告说，北部希族塞人所得到的医疗照顾，仍旧没有变化，——那就是说，尽管有一九七五年八月二日的维也纳公报，希族塞人自己的医生仍不得医疗占领区的希族塞人。

第三，象秘书长上次报告中所说的，阿夫洛那的情势依然没有变化。理事会知道，这一情势是由于再度企图侵犯希族塞人的财产所造成的。

第四，报告第30段说：

“在法马古斯塔地区，希族塞人所有的很多商品……继续被人从商业地点和其他房地搬走，因而引起劫夺的控诉。土族塞人当局向联塞部队表示，它已保有记录，一旦达成政治协议，若干被没收的财产将有案可稽。”（S/12342, 第30段）

除了痛惜希族塞人的财产继续无情地被抢劫之外，我还要通过主席先生，提出下列问题：这段文字中“若干”两字是什么意思？不属于这两个字的范围以内的希族塞人财产的命运如何？那些财产也可能会遭受到所谓被输出的命运。

第五，该报告中对于失踪人士的人道问题没有提到有任何进展。

第六，在凯里尼亚，希族塞人仍旧没有得到宗教上的援助。

第54段说：

“每天都有希族塞人离开北部的情形到一月下旬几乎已停止，而且由于实施了一个由联塞部队监测希族塞人南北移动情况的制度，转移情事已经减到少而又少”（同上，第54段）

我认为应更仔细审查这一段。首先，在秘书长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七日至一九七七年六月七日报告所述期间北部希族塞人人口的减少情况，比阅读这一段时初得的印象要严重得多。

按照秘书长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九日的报告（S/12253）第29段，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六日北部有3,631希族塞人。一九七七年六月七日的数字是2,000

人，计减少1,631人——换一句话说，留下来的希族塞人口又减少了百分之四十五。

如果我们考虑当初的人口在200,000人以上，目前减到只有2,000人，那么报告中说在这里有一种慢慢离开的情况就不足为奇了，因为报告中所提到的那一根源被人们有系统地弄得快要枯竭了。自从有史以来就住在岛上北部的庞大的土生土长的多数人口如今已所剩无几了。

诚如理事会所知，目前在塞浦路斯所造成的使人不能接受的情况是由于另一方继续不断地公然漠视宪章原则、世界人权宣言和一系列大会及安全理事会的决议，特别是大会第3212(XXIX)号决议，赞同大会第3212(XXIX)号决议的安全理事会第365(1974)号决议，以及以后通过的各项决议，这些决议规定：尊重不结盟的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把所有外国武装部队从塞浦路斯撤走；难民们安全返回家园；在秘书长的斡旋下，两族以谈判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土耳其入侵整整三年之后，共和国百分之四十的领土依然还在外国军事占领之下，其中包括岛上百分之七十的资源，另外还有最肥沃的土地，和希族塞人在工业、旅游业和其他经济部门的主要投资——凡此种种，都是以占岛上人口总数不到百分之十八的少数民族的名义作出的。

由于从土耳其军事占领地区中大量并有系统地驱逐希族塞人，难民——在他们自己国家里的难民——的人数增加到198,477人，一如秘书长报告第36段中指出的，而在另一方面把那些来自土耳其大陆的人民移殖岛上，企图改变岛上的人口型式，这是和大会第3395(XXX)号决议执行部分第6段相抵触的。

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曾授权秘书长在他主持下举行两族间会谈，这种会谈已经接续不断地举行了许多回合，可是谈判依然没有进入实质阶段。报告第七章有力地说出了秘书长的失望心情，我们对此也有同感。

很明显的，只要谈判是被对方用来作为一种方便的拖延策略，从而使既成事实永久存在，并创造一种所谓不可逆转的情势，那么要想在和平解决方面有真正的进

展，就没有什么希望了。可是，应该指出的是，联合国和人类对于这种方法和策略所造成的结果，都有惨痛的经验。

我要向理事会保证，希腊政府将继续象过去一样全力支持秘书长的斡旋任务，同时，我们欢迎秘书长在报告中第59段中所表示的意向，他要继续努力，以期能清除障碍，以便在会谈的未来回合中，就塞浦路斯的所有问题进行实质谈判。秘书长准备不遗余力地在这方面协助有关各方，我们对此表示感谢。

希族塞人方面曾就塞浦路斯问题领土方面和其他有关方面提出各种具体提案，借以表示它准备随时进行认真的谈判的善意。希族塞人仍在等待明确的答复。对我们来说，我们一定要重复地说，只有按照宪章的基本原则通过认真、诚恳和合理的谈判，以及通过执行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关于塞浦路斯的各项决议，才能找到一个解决办法。

一如秘书长在其报告第60段中所说，只有和平解决才能消除岛上潜在的爆炸性局势，在报告中他还提议把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的任务期限延长，只有这一办法才能防止大会第31/12(XXXI)号决议中所认为的足以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那种危险。

主席：谢谢希腊代表对我说的亲切的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土耳其代表，现在请他发言。

蒂尔克门先生（土耳其）：主席先生，我要热烈祝贺你担任六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职位，并深切感谢你主持关于延长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任期的协商工作所表现的效率和勤奋。在赞扬你的明智、外交技巧和广泛经验时，我也要强调我们看到与土耳其在所有领域都保持亲切良好关系的一个国家的代表担任安理会主席，感到非常满足。

我要借此机会，向秘书长重申我们极其重视他在谋求塞浦路斯冲突解决办法方面所作的不懈努力。我们也再度感谢为联塞部队提供部队和财政捐助的那些国家。

我们要再度感谢秘书长驻塞浦路斯特别代表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大使和厄克特先生和古耶先生两位副秘书长，他们尽忠职守，作了不懈地努力。我们要赞扬奎恩将军，他从到任以来的表现证明他是一位模范的部队指挥官。

我们已经仔细地研究过 S/12342 号文件中所载的秘书长的报告。虽然我们不一定同意报告中的每一点，我们仍认为该报告是对以往六个月中塞浦路斯的发展作了认真公平的评估以后的结果。

秘书长在其报告第 28 段中提到联塞部队行动自由所受的限制。在这方面，我们应当记住，与以前的各次报告相反，这次报告没有提到关于联塞部队在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管辖的领土中的驻守、部署和活动等问题所谈判的安排。去年的报告曾说过将要交换的信件的全文已经拟好。这些信件至今尚未交换。很明显，联塞部队在该岛北部执行任务，必须与土族行政当局取得了解。如果没有这种协议，就很难判断用来决定上述限制的真正性质的标准。

安全理事会在其所有决议中除延长联塞部队任务期限外，并呼吁进行谈判，每年都希望在六个月期满时不会有必要再度延长任务期限。现在安理会再度这样作了。我们希望这是最后一次呼吁。如果今后六个月中在达成解决办法方法确实

没有实质进展，安理会也许终于应该对一九六四年该部队成立时所规定的任务作一次审查，并使其适应当前的情况。

当我们读到秘书长的报告并记住以前的各次报告时，就很清楚地可以看出，最近该岛是多年以来第一次享有空前的平静和安宁。以往对两族关系有过不良影响的一些问题已经有所缓和。秘书长在其报告中达成同样结论：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特别是两族领导人于一九七七年一月二十七日举行的由我的特别代表参加的会议和二月十二日举行的由我亲自主持的会议以来，塞浦路斯的局势一直很平静。所以，一九七四年事件发生后三年，安全情况已经颇为趋向稳定，并继续趋向稳定……”（第51段）

安理会在昨天深夜通过的决议草案导言部分第5段中也注意到塞浦路斯已经改善的局势。

乐观的机会增加了，不但是因为该岛当前相对地比较平静和安宁，而且也是由于一九七七年年年初以来在谋求和平解决方面有了一些重大的进展。在邓克塔什总统的倡议下，两族领导人在今年一月底和二月初举行了两次会议，并缔结了一个纲要性协定。两族领导人间十多年来第一次举行的这些高层会议以及这个纲要性协定被所有有关方面一致认为是寻求解决办法方面的一次惊人进展。

安理会在其决议导言部分第6段明智地注意到邓克塔什总统和马卡里奥斯大主教之间举行的会议，并强调有必要遵守该次会议所达成的纲要性协定。我国代表团很高兴看到安理会的这种作法表示它采取了一个合乎实际并富建设性的方式。

事实上，纲要性协定已经为两族谈判建立了一个新基础。谈判过程可能冗长而且费力，但是在这个协定以后，它已进入一个更具体的阶段，这是没有疑问的。

秘书长在其报告第58段中说：

“各有关方面当前的任务是沟通使他们在关于一个独立和不结盟的塞浦路斯两族联邦共和国的基本结构和未来发展方面持不同立场的观念上和实质上的歧异。”（S/12342）

接着他在第 59 段中作出结论说：

“我仍然相信，塞浦路斯两族代表之间，在对话者一级或必要时在其他阶层上的谈判是达成公平持久地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一个最佳可行办法。”（同上）

我国政府同意这些意见，并会尽量提供协助来达成这些目标。

我要对昨天所通过的第 410(1977)号决议说明我国政府的立场。在导言部分第 8 段中竟然提到一个“塞浦路斯政府”，遂使我国政府不得不割断与该决议间的关系。两族领导人在一九七七年二月十二日的纲要性协定中已经决定建立一个“独立的、不结盟的、两族联合共和国”，从而使土族塞人社区和希族塞人社区的两个分别的行政当局合而为一，在这种时候提到这样一个并不存在的实体特别容易混淆视听。因此，昨天所通过的决议我们完全无法接受。

决议包括两个基本和执行成分。首先，它再度延长联塞部队的任期六个月，以便它执行任务。我们听到切里克部长发言通知安理会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同意以后，也同意这次延长任期。其次，决议重新肯定秘书长在两族谈判中的斡旋任务。我国政府支持秘书长在现有范围中执行这个任务，并将继续支持。

希腊代表在其发言中提到土耳其一九七四年对塞浦路斯进行干预和土耳其部队在达成解决办法前为保护土族社区而留驻该岛这两件事情时，再度使用了“侵略”和“占领”等字眼。

他象往常一样不提土耳其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日进行干预的原因。他的记忆力只能回溯到那个时候；仅仅几天前，即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五日发生的事他就不记得了。然而正就是马卡里奥斯大主教把那天发生的事描写为“希腊为了吞并塞浦路斯而进行的一次侵略”。

所以希腊代表对塞浦路斯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所表示的关心只是说来好听。

我想我就用这几句话来答复希腊代表好了。他提出的其他各点已经由切里克部长予以答复。

主席：谢谢土耳其代表对我说的亲切的话。

洪加武先生(贝宁):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愿意祝贺你杰出地担任安理会主席。我国代表团很满意你自上星期以来很负责地处理我们进行的会议。美丽伟大的贵国加拿大和我国贝宁人民共和国维持友好、真诚和密切的关系。我们两国之间的合作最近令人鼓舞地发展着。贝宁人民非常尊敬加拿大人民,非常感谢加拿大为贝宁人民共和国的发展所提供的慷慨援助。我要代表我国向贵国致以诚挚的谢意。

我国代表团很留心地注意你,主席先生,以公正无私的态度指导到目前为止漫长而艰难的非正式协商,使我们能够通过延长联塞部队任务期限的决议。

我国了解,由于武装侵略和平的塞浦路斯人民的后果还没有消除,联塞部队的继续留驻无疑地是必需的。这说明了我国对我们昨天通过的决议的赞成态度。

我国代表团向秘书长及其工作人员祝贺他们为求和平解决这项危机的工作。我国代表团真心期望,他们的努力获得成功,统一而且不可分割的塞浦路斯人民将再次获得和平与安宁。

我国贝宁人民共和国对塞浦路斯问题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是有原则的。我国绝对反对以武力并吞和占有领土。我国绝对反对使用武力解决国家之间或单一国家内民族之间的争执。我国是最近武装侵略的受害者,有人利用卑鄙的雇佣军侵犯我国的独立与主权。因此,我国谴责以一种方式或另一种方式侵犯不结盟的塞浦路斯国主权的所有国家。

土耳其部队继续占领塞浦路斯领土的主要部分是不可接受的,国际社会不能容忍这种挑战的行动。

我国极力反对目的在于把这个岛转变为战略军事基地的任何政策,因为这种政策对塞浦路斯这个象贝宁一样小而无法自卫的国家更加是个严重的威胁。我国谴责所有侵犯塞浦路斯国主权的阴谋和扩张主义的目标。

塞浦路斯危机,从内部看来,是个国内问题,必须在联合国的主持下,不受任

何人的外来干涉和平地、充分自由地解决。塞浦路斯两族人民到目前为止共同生活在一起，因此，具有共同的历史与文化。我国代表团认为，秘书长及其工作人员的努力应当加以鼓励，以便促成两族人民的对话。

我国代表团非常仔细地研读了秘书长的报告，这份报告很客观，使我们能够审议塞浦路斯危机——这个危机自发生以来都没有改善。虽然表面看来还很安静，不过基本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这是本组织，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应当非常关切的问题。

主席：谢谢贝宁代表对我的夸奖。

伦纳德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主席先生，让我首先正式向你的前任贝宁代表博亚大使就他担任上个月安理会主席的工作表示我们的谢意。我们特别高兴在他的领导之下，安理会采取了又一项重要步骤，加紧制裁罗得西亚非法政权。他的外交技巧和努力对上个月安理会在上述方面和其他方面所获得的圆满结果作出了重要贡献。

主席先生，让我也欢迎你担负你的任务，在过去几天里你已有魄力地、有效地执行的任务。我们实在很幸运有象你这样杰出才干的人来担任安理会主席。

昨天晚上，安理会延长了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联塞部队）的任务期限，这表示了我们的关切，我们的责任，和我们相信，尚未解决的塞浦路斯问题能够也将获得解决。今年春天，两族人民恢复谈判，这是令人鼓舞的事。秘书长在他最近的报告（S/12342）里说，联塞部队执行极其重要而不可或缺的任务，保持该岛的宁静，因而有利于寻求和平解决的办法。这与我国政府的看法相同。我们不低估在克服双方对解决办法的基本因素方面的巨大歧异所遭遇的困难。我们相信，双方必须继续认真而持续地探讨解决的必要条件。通过这个过程，就可以采取我们大家追求的永久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步骤。

过去六个月以来发生的事件突出了联塞部队继续执行其必要任务的重要性。因

此，我们关切秘书长报告里所说的联合国在维持联塞部队上所面临的日益严重的财政困难。令人不安的是，联塞部队的赤字已超过5,400万美元。就是说联合国无法支付一九七三年下半年以来提供部队国家的偿还要求。我们一向表示我们认为，联塞部队的财政负担必须由自称对于塞浦路斯经久和平的实现深感关切的所有会员国分担。安全理事会各常任理事国负有特别义务要对塞浦路斯维持和平行动提供财政支助。我们希望，秘书长特别呼吁请求它们援助的各国政府将慷慨响应。

我国政府愿意赞扬联塞部队的军官和特遣队——包括，主席先生，您贵国的特遣队，在执行这项重要任务上不断的杰出表现。我们也愿意对秘书长及其同事们的努力表示我们深切的谢意。他们特别值得我们加以赞扬，因为他们持续不断地努力帮助塞浦路斯问题的双方进行互相可以接受的解决谈判。

最后，让我表示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希望，在今后几个月里，塞浦路斯问题将稳步进展，朝向谈判解决。

主席：谢谢美国代表对我的夸奖。

拜亚特先生（联合王国）：主席先生，让我首先祝贺你在加拿大成为安全理事会理事国不久就担任了安理会主席的职务。日内瓦方面对你的评价很高，联合王国代表团有机会在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的其他机构与你密切合作过，联合王国代表团了解，这种声誉你是当之无愧的。

我也要借这个机会，请贝宁代表转告你的前任博亚大使，联合王国代表团祝贺他圆满地完成了上个月的职务。

我现在谈到今天的议程项目。· 联合王国投票赞成我们昨天晚上通过的决议，因为我们赞同秘书长最近的报告（S/12342）里所表示的看法：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是维持塞浦路斯和平不可缺少的因素，也因为我们支持他提出的联塞部队任务期限应当再延长六个月的提议。联合王国政府希望在今后六个月里继续维持英国特遣队目前的军力。我们将继续全部承担我们的特遣队的费用。在联塞部队里，我们的特遣队的人数最多。一九七六——一九七七财政年度内，联合王国对联塞部队后勤支援的捐助可能达170万英镑。

如我们现在期望的，秘书长给了我们有关过去六个月里联合国在塞浦路斯行动的全面而清晰的报告。我要简略提到报告中联合王国代表团认为特别重要的四点。

第一点，我要提到的是报告的第10段，其中说道自一九七七年一月底以来，北方希族塞人离乡的速度已显著减缓，并规定一项新的业经改善的程序以审查北方希族塞人的南迁。联合王国代表团认为普通的塞浦路斯人的悲惨遭遇是一个与塞浦路斯问题的政治方面同样严重的问题。希族塞人离乡的速度减缓并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联合王国政府一直关切联塞部队在塞浦路斯北部的行动自由仍然受到限制。不过，北方希族塞人离乡数目减少表示去向该岛恢复正常的一个小步骤。我们希望，这件事仍然大有可为，也希望秘书长在下一个报告里不用包括这样的句子：留在土族塞人控制区的希族塞人的生活情况仍然是个令人关切的问题。

第二，最令人欢迎的是，塞浦路斯的军事情况在审查期间很平静，秘书长能够报告说安全情况颇为趋向稳定。在这个意义上，秘书长对联塞部官兵的努力深致谢

意，他们以模范的效率和热忱执行了他们的任务。奎恩少将可以自豪的是，他参加联塞部队的头六个月里，在军事方面，射击而破坏停火的数目显著减少，向前推进而违反停火的数目也显著减少。没有人可以断言，没有发生事故本身就会导致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不过，同样的，没有人可以否认，在破坏停火和军事对峙的情况下是无法解决问题的。

第三，联塞部队的财政情况继续是个人不安的问题。秘书长在报告里再次向安理会提出警告，联塞部队可能有一天会因为缺乏经费而无法继续执行任务。他指出，提供特遣队国家为了使安全理事会能够成立并一再延长维持和平行动，他们的负担非常沉重。我们与秘书长一样希望，他现在正同一些国家政府进行的特别接触所得到的结果将比过去较为令人鼓舞。否则，有一天可能提供特遣队国家不再愿意执行安理会交托的任务。在全世界人民的眼里，安全理事会庄重投票规定维持和平部队继续存在，该部队却因为缺乏经费而无法继续执行任务，这是不会提高联合国的地位的。

最后，我希望提一提塞浦路斯问题的政治方面。六个月前，当我们聚会延长联塞部队的任务期限时，两族谈判终止了，秘书长在报告里表示，如果让这种僵局继续下去，基本问题将变得越来越难于处理，局势就会更为危险。不过，一月间，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同意登克塔什先生提出的他们两位应当会谈的提议。那次会谈之后，二月十二日在秘书长的主持下他们再次会谈，这两位领袖同意两族谈判应当重开。后来，在秘书长的特别代表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主持下在维也纳和尼科西亚举行了一系列会议。国际社会对特别代表的外交手腕是应当致以深切谢意的。

在这里，我要代表联合王国代表团对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由于生病无法出席今天安理会的会议，表示惋惜。我们诚挚希望，他迅速康复，能够继续进行他的有意义工作。

虽然重新恢复谈判是最令人欢迎的，秘书长在四月三十日给安理会的报告里指出，

须要克服的困难还很多；双方必须加倍努力了解彼此的立场、忧虑和愿望。 不过令人鼓舞的是，三月三十一日维也纳会议上，希族塞人这一方首次提出了关于领土的具体提议，并附上地图，土族塞人这一方提出了关于宪法的提议。 双方都表明，他们的提议是可以协商的。 联合王国政府与秘书长最近的报告第58段里所表示的意见一样，谈判者的任务虽然困难，但并不是不能克服的；现在双方必须展开谈判深入探讨以及扩大可能存在于他们之间关于领土和宪法问题和有关的具体原则问题的一些共同点。

秘书长在报告第57段里，以适切的外交词令说“在采取下一步骤以前，大家正在等待某些政治上的发展”。这些政治发展现在已进行了。 我要向双方清楚表示，随着该岛局势比较稳定、两族谈判再次展开、以及眼前的这些政治发展，大家都普遍期待塞岛局势有所进展。 我们支持联合国塞浦路斯行动的人们可以对维持和平作出我们的贡献；但是，确保终止过去的苦难和流血却是塞岛两族领导人的责任。 联合王国代表团相信，现在存在着完成这项责任的有利环境。 我们希望，当我们下次开会延长联塞部队的任务期限时，这种信念不会落空。 如果这种信念落空，我担心岛内外的期望受到挫折，将会危险地加重了秘书长恰当描述的塞浦路斯潜在的爆炸性局面。

主席：谢谢联合王国代表对我的夸奖。

达特库先生（罗马尼亚）：主席先生，我首先要诚恳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六月份的主席。你的才干，更有你的耐心和冷静已经带来了成果，这就是安理会通过了第410（1977）号决议。我要象过去一样向你保证，在你执行你的重要任务的时候，我们一定友善地全心全意地和你合作。

我也要趁此机会向博亚大使和他的助手，可亲的洪加武先生，以及贝宁代表团的其他成员，表示诚挚的谢意，在贝宁担任安全理事会五月份主席的期间，他们努力工作，主席更是不辞劳苦地以杰出的才干领导了这个机构的工作。

尽管塞浦路斯冲突当事双方之间的接触有了令人鼓舞的发展，但在过去六个月中，并没有任何朝向解决实质问题的进展。因此，塞浦路斯岛上的实际政治和军事情况没有改变，所以安全理事会不得不把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任务期限再次延长六个月。

罗马尼亚代表团赞成安全理事会这个决定，因为联塞部队的任务是积极的，何况塞浦路斯共和国合法政权已经表示同意。

自从在塞浦路斯发生冲突以来，罗马尼亚一贯主张尊重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又主张立刻撤出所有驻在这个国家领土上的外国部队，以及停止一切对其事务的外国干预。我国一贯坚持必须，在联合国的主持和积极帮助下，按照联合国的有关决议，由两族进行谈判以达成塞浦路斯问题的政治解决。

只有这样做才能依照两族的合法权利和要求彻底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确保他们在一个单一的独立的国家中和平共处。

在达到这种解决以前，安全理事会一再要求所有当事各方谨慎行事，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延迟解决问题的行动，以及遵守已经签订的协定，安全理事会这样做是完全合理的。

已经举行的高级会议和发表的公报是一种积极的进展，有助于解决塞浦路斯问题。我们要向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和他的特派代表，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大使表示敬意，我们的敬意他是当之无愧的，因为他们多方努力，使这些

会议以及在维也纳和尼科西亚的一系列新的两族间会谈能够举行。如秘书长在报告中所说的，令人忧虑的是，他虽然不断努力，还是未能达到一个阶段使参加对话的双方从相反的立场声明展开切实有效的谈判。可是我们还是象秘书长一样坚决相信塞浦路斯两族代表之间的谈判是塞浦路斯问题达成公平、持久解决的最好途径。我们满意地看到秘书长有意继续执行安全理事会所付托的斡旋任务，我们要鼓励他以同样的干劲和热诚继续工作。当事各方应当利用联塞部队任务期限的延长就争论的各方面进行认真的谈判以求达成塞浦路斯问题的公平解决。

我们认为联合国和整个国际社会，特别是该地区的其他国家，都有责任帮助当事各方谈判成功，彻底解决塞浦路斯问题。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也因为有责任帮助解决一种如果拖延下去可能危害到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局面，安全理事会应当继续积极处理塞浦路斯问题。

我国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愿意支持联合国所采取的关于这个问题的行动，也愿意支持一切有助于由塞浦路斯人亲自解决塞浦路斯问题所倡议的行动，以求解除地中海地区的紧张局面，和发展这个地区各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

主席：谢谢罗马尼亚代表对我说的一番好话。

特罗亚诺夫斯基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先生，在谈论安全理事会审议问题的实质以前，苏联代表团要向你，苏联的邻国加拿大的代表，表示庆贺，因为你成功地执行了安全理事会主席的重大任务，我们满意地看到苏联和加拿大之间的睦邻关系稳步前进，富有成果。关于这一点，值得指出，去年，在第二十五次党代表大会上，总书记勒列日涅夫先生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中曾经强调：苏联将按照和平共处原则，与加拿大和其他西方国家在政治、经济、科学和文化等不同领域中继续坚持发展长期和互相有利的合作关系。

苏联代表也要感谢你的前任，安全理事会五月份主席，贝宁人民共和国常驻代表，博亚大使。在他的熟练领导下，安全理事会通过了一些关于若干项重要问题的决定。

今天，安全理事会再度审议联塞部队任务期限的延长问题。但是，每一个人都应当了解，我们不能单单审议这个问题，而不考虑到塞浦路斯的现况和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

三年前，由于外国干预，塞浦路斯共和国和其人民的正常生活被扰乱了。可是，我们今天必须再认识到塞浦路斯危机的原因和基本因素仍然没有解决。成千累万的塞浦路斯人还在他们自己的国家中过着难民的生活；今天，在塞浦路斯的领土上还驻扎着外国军队。如联合国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在塞浦路斯的行动的最近报告所指出，塞浦路斯两族代表间的谈判发生了严重困难，没有取得任何朝向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各重要方面的显著进展。有人还企图利用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困难情况将一些与塞浦路斯人民的利益无关的决定强加给他们。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和大会通过的目的在于解决塞浦路斯危机的决定没有获得遵守；这是一种不正常的情况。塞浦路斯问题的持久政治解决是迫切需要的。

塞浦路斯危机一开始，苏联就一贯主张解决办法的基础应当是塞浦路斯共和国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排除一切外国干预，塞浦路斯的内部事务由塞浦路斯人自己解决，希、土两族的利益和权利受到合理的考虑等原则。大家都知道，这正是联合国通过一些决议主要条款所包含的原则。苏联相信执行这些原则就有可能达成塞浦路斯问题的公正和持久解决，消除塞浦路斯的危机温床。苏联坚决主张立刻全面实行联合国关于塞浦路斯的各项决定。我们一再说过愿意与其他国家合作以保证公平解决塞浦路斯危机。

苏联代表要再次声明，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最好办法是在联合国的范围内召开一个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国际代表会议。

苏联代表团支持安理会把联塞部队的任务期限再延长六个月的决议，因为据我们的了解，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对这次延长已经表示同意了。苏联代表团又了解联塞部队的经费还是以自愿捐献的方法筹供。

末了，苏联代表团要强调再一次延长联塞部队的任务期限不就是解决了塞浦路

斯问题的实质，也不会促进问题的解决。 安全理事会负有责任加倍努力以确保执行联合国关于塞浦路斯的决定。

主席：谢谢苏联代表对我、我国所说的一番好话。

米尔扎先生（巴基斯坦）：我很高兴代表巴基斯坦代表团，同其他同事一道热烈祝贺你，主席先生，担任安全理事会六月份主席。你英明的、耐心的、能干的领导已经产生这样具体的成果。我们相信在你这样的领导下，安全理事会的工作将顺利有效地进行。

我也要趁此机会表示赞扬，贝宁的博亚大使在上月份恳切地、成功地领导我们的辩论。

安全理事会昨晚通过了一项决议，把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任务期限再延长六个月，我们很高兴这项决议是在没人反对并且得到当事各方同意的情形下通过的。主席先生，巴基斯坦代表团充分赞同在前面发言的各位代表所说的话，赞扬你不懈地努力，取得这么优异的成绩。这些话是你当之无愧的。塞浦路斯两族表现出谅解和妥协精神，同意了这项决议的案文。这是值得我们特别赞扬的。我们坚决相信，延长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任务期限，对维持岛上和平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在和平的状况下，才能达成以公平为基础的持久解决。

虽然塞浦路斯问题还需要在充分保障两族权利的基础上加以解决，但是，我们从秘书长的两份描述塞浦路斯问题最新发展的报告中得到鼓励。塞浦路斯岛上的局势是不正常的，事实上，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个局势不可能是正常的。同时，我们从秘书长有关维持和平问题的报告中注意到，违反停火的情事大为减少，安全局面迈向稳定的明显趋势已经出现并继续维持。这大体上应当归功于联塞部队在维持和平方面的努力以及当事各方必不可少的合作。此外，联塞部队努力便利敏感地区内正常的耕作活动，继续尽可能执行人道方面的任务，从而改善了北部希族塞人的生活条件。两族间的意外事件大大减少，希族塞人从北向南移动的情形也大为减低。因此，我们有信心预料，在未来几个月中，局势会继续好转。

我国代表团要正式表示赞扬联塞部队，在詹姆斯·约瑟夫·奎因少将的英明领导下，忠诚辛勤地执行付托给他的艰巨任务。

秘书长的报告也描述了当事双方，在秘书长的斡旋下，作出了重大的努力，以求重新展开谈判。实在令人鼓舞的是，塞浦路斯两族的领袖，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和腊乌夫·登克塔什先生在今年一月和二月进行了会谈，在秘书长主持下的二月十二日会议结束后，双方议定并宣布了四项重要指示—或准则。随后在三月和四月，又在秘书长和他的特别代表主持下，在维也纳举行了会谈，双方提出并讨论了有关领土和宪法问题的建议。谈判双方都声明自己提出的建议是有磋商余地的，并且声明将在本月份继续会谈，这就表示了他们都有诚意。

在这方面，我要表示我国代表团感谢秘书长，不停地努力谋求塞浦路斯问题的和平公正解决办法。我们也要公开表示感谢秘书长的特别代表，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大使继续不断对和平事业作出宝贵的贡献。我们完全同意秘书长的判断，认为塞浦路斯两族代表，以对话方式或在必要时以其他方式进行商谈，是塞浦路斯问题达成公正持久解决的可能最好办法。

我国继续非常重视谋求早日解决塞浦路斯问题。我们坚决相信，这种解决办法，如果充分保障两族的基本权利，是可以实行的。我们完全同意，在不断谋求塞浦路斯问题的政治解决方面，秘书长必须发挥关键性的作用。我们相信，由于当事双方都有诚意和明显决心和平共处，安全理事会付托秘书长的斡旋任务一定会得到结果。我们预祝秘书长在谋求塞浦路斯的公正持久和平的努力彻底成功。

主席：谢谢巴基斯坦代表对我所说的客气话。

勒普雷特先生（法国）：主席先生，我首先要代表我国代表团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你的才干，你在外交方面和谈判方面的能力和在联合国的丰富经验，已经在许多国际机构中得到公认和赞扬。你在所负的各项困难任务上，都凭着这些优点，顺利地完成工作。我们谢谢你。

在谈到开会目的以前，我也要诚心诚意地祝贺贝宁代表团。贝宁的博亚大使今天不在此地，他卓越有效地领导了安全理事会五月份的工作。请他的助理，洪加武先生，向他传达我们的友谊和谢意。

可能有人认为，联塞部队任务期限延长六个月，只是一种例行公事。但是，从安全理事会就这个问题进行协商的经过情况，可以看出事情并非如此。协商经过情况清楚证明——如果还需要证明——我们所作的决定是有价值和重大效用的。联塞部队是控制塞浦路斯岛上仍然危险的局势必不可少的因素，也是继续不断谋求和平解决办法的一个要素。它在目前情况下负担各式各样的困难任务都能一一完成，表现非常优异，所以安全理事会应当给予支持和信任，赋予它充分的职权。我国代表团要向联塞部队的司令，詹姆斯·约瑟夫·奎因将军和全体官兵表示敬意，并向提供军队的国家道谢，谢谢它们为恢复和维持和平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根据秘书长六月七日向我们提出的详尽报告里对塞浦路斯现况所作的分析，我们认为必须延长联塞部队的任务期限。根据这项分析，我们也认识到我们过去对谈判过程所寄托的希望，有多少没有实现。而且，我们延长联塞部队的任务期限，不是为了维持现状，而是为了使目前谋求解决办法的努力不遭遇到新的困难。

自从上次我们在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开会以来，曾经在维也纳举行了一连串新的会谈。两族首领在几个星期前，经双方同意，制定了一些方针。这些方针的存在及其性质使人对会谈的结果抱着希望。但我们必须遗憾地承认，象秘书长在四月和六月份的报告中指出的那样，当时还不能展开有效的谈判过程。因此，我们盼望已经开始的趋势不受到阻碍，也盼望秘书长所说的我们万分冀求的下一个阶段很快来临。我要趁此机会强调指出我国代表团完全同意秘书长在报告结尾表示的看法。秘书长和他的特别代表——我们祝他迅速康复——正耐心地运用技巧努力发动和促进对话，这种努力是值得我们赞扬的，但是，最后结果不是他们自己能够决定的。当事各方应当消除他们之间造成隔阂的歧见，确实表现出谅解和妥协的精神，继续进行和扩展谈判，避免采取任何可能破坏谈判的行动。我们希望政治局势的演变情况能帮助他们进行这项工作。

我现在要简短地谈一谈我们所收到的报告的某些具体方面，我在去年十二月已经指出，塞浦路斯岛北部的情况，当地两族互相接触，他们之间的关系以及联塞部

队在执行任务时所遇到的困难，都使我们感到忧虑。关于后一点，我们不得不注意到情况没有改变，令人遗憾，联塞部队的行动自由仍然受到限制。可是秘书长指出，目前因为联塞部队一种办法严密监视希族塞人的南北移动，希族塞人日常由北向南大批移动的情况已经显著减少。这个鼓舞人心的因素使我们更惋惜虽然双方已经达成协议，却没有设立机构，来追寻两族失踪的人。

关于维持停火，秘书长报道了安全问题方面的相对进展，这是一种可喜的、令人鼓舞的趋势，但是我们不应当忘记，在塞浦路斯的基本问题没有解决以前，这种进展始终是脆弱和不稳定的。我们认为这些问题大体上没有改变。秘书长认为塞浦路斯岛上的局势仍然存有爆炸性的危险。他这种看法是完全正确的。因此，我们满意地注意到他打算继续执行斡旋任务，不遗余力地帮助当事各方谋求塞浦路斯问题公正持久的解决办法。他尽可放心，象过去一样，我们会全力支持他进行这项重要和困难的任務。

主席： 谢谢法国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陈楚先生（中国）： 自从三十一届联大审议塞浦路斯问题以来，半年多的时间过去了。在这段时间里，塞浦路斯的形势有了某些新的发展。我们高兴地看到，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和塞浦路斯土族领导人登克塔什阁下，为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于今年一月二十七日举行了一九七四年以来的第一次直接会谈；二月十二日，他们又再次举行会谈。正如他们在事后所宣布的那样：这次会谈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积极的步骤。目前，希、土两族代表的会谈仍在继续进行。

我们充分理解，塞浦路斯问题是帝国主义殖民统治遗留下来的问题，加之近年来超级大国的插手，问题比较复杂，解决起来也需要一些时间。但是，决定塞岛命运和前途的只能是塞浦路斯人民。我们衷心地希望，塞浦路斯希、土两族和直接有关的国家，都能以反帝、反霸的大局为重，提高警惕，继续排除超级大国的干预，特别是不给那个蓄意挑拨离间、煽风点火，借口“国际化”企图混水摸鱼的超级大国以可乘之机，并沿着正确的方向，在平等的基础上，耐心协商，互谅互让，

逐步消除分歧，争取塞浦路斯问题早日得到合理的解决。这是塞岛两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也是一切真正关心和尊重塞浦路斯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国家和人民的共同愿望。

鉴于S/12346号决议草案主要是涉及联合国部队问题，而我们历来对此在原则上持有不同的立场，因此，中国代表团未参加对该决议草案的投票。

冯韦希马尔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主席先生，我深感荣幸欢迎你就任安理会这个月的主席，我们在座的许多人没有意想到这个月会在你面前举行这样困难的商谈。加拿大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都获选来到安理会，同样为期两年。仅仅这个事实就足以提供密切合作的机会。但是我要很高兴地说，这种同你和贵代表团在过去一个月的合作，至少可以肯定比一般情况还要顺利。主席先生，在同你合作中，我不能不佩服你的坦诚和为取得完满解决所作的不懈努力；我深信，这些品质将继续帮助你完成你困难的工作。

我要借此机会向卸任的主席，贝宁的代表，履行职责所表现的风范致谢。安理会在他做主席的任内讨论了三个非洲项目，当然不是巧合。

我国代表团投票赞成延长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联塞部队）的任务是因为我们确实相信：即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已有可能取得长足的进展。我国代表团在这方面同意秘书长一九七七年六月七日的报告中的看法，那就是联塞部队的存在不仅可以维持岛上的和平，同时也有利于继续寻求双方同意的政治解决。

这个报告和四月三十日的文件，虽然措词小心谨慎，一点也没有过分的乐观，但却引发了这个希望，即冲突的双方终于准备采取较实际较温和的态度，而愿意彼此让步以达成协议。

马卡里奥斯大主教阁下和腊乌夫·登克塔什阁下，由于秘书长及其特别代表的撮合，曾于今年一月和二月晤谈了两次。两位领导人终于议定了他们的代表进行两族会谈的准则。新系列的两族会谈已于三月三十一日开始。双方都提出了关于实质问题的详细提案。不过秘书长也在他四月三十日的报告中指出，双方立场仍然互相冲突，化解由来已久的分歧仍有待于加强努力。但是他同时提到维也纳会谈的双方声明说，他们的提议是可以商量的。两族的会谈已在塞浦路斯恢复进行，以准备新的维也纳会谈，我们希望维也纳会谈能在不久的将来召开。

我国代表团也注意到秘书长在四月三十日的报告中的声明，在他六月七日的报告中也加以重述；声明说两族的会议，虽经他本人和他的特别代表作出了努力，仍

未能达到“一个阶段，从目前反映矛盾立场的发言中演变出一个有效谈判过程。”但是，我国代表团完全同意报告的结语，即弥合差距的工作虽然困难，但不是不可克服的。因此我国代表团认为秘书长继续斡旋是有必要的。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欧洲共同体内，个别的，都曾不断地努力帮助双方接近，并充分支持秘书长的努力，以求解决塞浦路斯问题。我国政府吁请双方考虑它们的共同利益而不要错过目前克服它们的分歧的机会。

我国代表团对秘书长所说的塞浦路斯的局势在这个期间平静无事，深感满意。这证明了司令詹姆斯·奎因少将以及联塞部队官兵和文职人员工作的成效和努力。我国代表团对他们表示特别的感激和谢忱。军事方面的平静状况也证明了双方都想维持一种有利于严肃谈判的气氛。在这一点上，我国代表团想对再一次组成联塞部队的国家，包括主席先生的国家在内，表示特别的谢意。

在结束时，让我向秘书长和他的塞浦路斯特别代表，佩雷斯·德·圭利亚尔大使——我们希望他早日康复——以及副秘书长厄克特先生和古耶先生及其杰出的随员，致以特别的敬意。他们的不懈努力提供了动力，这是我们所希望的实质谈判的主要基础。

主席：谢谢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代表对我的夸奖。

贾帕尔先生（印度）：主席先生，让我向你转达我国代表团对你于六月一日就任安理会主席的热烈祝贺，同时也对你在这关键时刻促成共同意见决议所表现的过人的精力、不懈的努力和技巧表示赞赏。但是以你的坚毅、忍耐和风趣以及你采取的许多主动，我们仍不免于严重的僵持。

我国代表团也想再一次对你的前任，贝宁代表的卓越工作，表示赞赏，并对他主持我们审议工作的井井有条表示敬佩。

我国代表团也对塞浦路斯代表、希腊和土耳其、以及土族塞人代表杰勒克先生，在制定最后决议时所表现的合作精神和政治家风度表示满意。

现在我要谈问题的实质。安全理事会收到了秘书长两份重要的报告。第一份报告是关于他为促进塞浦路斯两族之间谈判所做的工作。他的工作取得的成功虽少但非常显著。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和登克塔什先生两次晤谈，就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所谓“基本途径”达成了协议。这个协议显然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因为它提供了进一步谈判的基础。我们很高兴在协议中注意到塞浦路斯将继续维持独立、统一和不结盟。

我们目前不想评论协议的其他方面。每一方都提出了对宪法问题的提案，但是不幸地都为另一方所反对，现在显然是陷于僵局。因此，秘书长认为双方都有必要作出更大的努力，去弥合它们的分歧。

我们看了已提出的各项提案，我必须承认我对这些提案所表现的诚意和善意，印象很深。我相信，通过进一步的积极谈判，可以取得宪法问题的解决。

虽然塞浦路斯的情形是很独特的，没有完全相同的例子，但在这个世界上多的是各式各样的宪法安排和实际政治经验，对希族和土族塞人不无可资借鉴之处。也许他们可以考虑接受别国立场中立的宪法专家的协助，以克服目前的障碍，找出一个地地道道的塞浦路斯办法来解决塞浦路斯问题。

秘书长在第二份报告中建议联合国部队的任务延长六个月，因为它的存在显然有助于维持和平与安全、也利于继续寻求和平解决。

我国代表团非常了解，在联合国部队撤出塞浦路斯之前，必须先有真正的民族和解。我们也很了解，要取得双方同意的解决办法，事实上除两族谈判之外别无可行的代替办法。

因此我们赞成延长该部队的任务，并支持秘书长继续努力使双方不离开谈判席位，直到取得协议。

此刻，我要对秘书长在不断努力完成他的困难任务的过程中所表现的决心和热心，表示高度的赞赏。问题是极端复杂的，我们完全理解两族所面对的难题。我

国代表团很高兴有些国家自动为这些重要的维持和平的活动派出了它们的特遣队，我们非常感谢。我们心里想到澳大利亚、奥地利、加拿大、丹麦、芬兰、爱尔兰、瑞典和联合王国的特遣队；要对他们的工作表现正式表示赞赏。

我们无权期望他们无限期地留在塞浦路斯。有些特遣队从一九六四年起就在那儿。此外，我们到今年年底似乎还需要6,700万美元。所有这些都说明两族显然有必要表现出较大的忍让和互谅，以便尽速取得双方同意的解决办法。他们必须加紧努力，在共同利益上互相合作。想联合国部队会在别人出钱的情况下无限期地在塞浦路斯留下来，是错误的。当然，解决办法不可能由外来力量强加上去，但是我们确实期望通过两族的积极谈判，从塞浦路斯内部产生更快的结果。

主席：谢谢印度代表对我的夸奖。

伊留埃卡先生（巴拿马）：主席先生，巴拿马代表团全心全意地庆贺你荣任安全理事会主席。加拿大是我们美洲国家大家庭中一个杰出的成员，我国和它保持着友好亲切的关系；因此，看到你主持安全理事会的工作，特别感到欣慰。因此，我们祝你万事顺利，并保证在你执行重要任务时，和你坚决合作。

主席先生：我也极其愉快地表示：你的前任贝宁的托马斯·博亚大使，上月执行安全理事会的任务时，精明干练，成绩辉煌；我国代表深切感谢。他的同事洪加武先生，以贝宁副代表身份，辛勤地协助博亚大使，表现出渊博的经验，君子的风度和外交家的机智，也赢得我们的敬佩。

我国代表团愿意就后来成为安全理事会第410(1977)号决议，另外延长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六个月任命的那个决议草案，简单说明其投票赞成的理由。我们代表团受到秘书长在他的报告内清楚明白地所说事实的影响，他说：据他判断，为了遏止该岛内一触即发的局势，延长驻塞部队的任命是必要的。

我们也必须认清：刚才我们通过的决议是受到一九七七年四月三十日 S/12323 号文件所载秘书长依照安全理事会第401(1976)号决议第6段提出的报告所全力支持，而且它是以一九七七年六月七日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塞浦路斯行动的报告（S/12342）为基础的。

我们愿意对秘书长所完成的工作以及他的同事，表示谢意，尤其愿意对他的特别代表德奎利亚尔大使表示谢意；我们希望他迅速恢复健康。我们希望秘书长继续努力，通过他的斡旋，在彻底尊重塞浦路斯共和国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及不结盟政策的基础上，获致一种公正而持久的解决办法。

现在我愿就安理会第410(1977)号决议涉及的问题再说几句话。在辩论期间，有些参加国提到“法律上”的和“事实上”的立场。就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各机构以及国际社会的成员国说，必须建立一项标准来确定什么因素才应该影响国际社会成员国的决策过程。固然不错，在政治上一个人必须以实际的态度去应付

事实上的情势，但如果要解决的办法能够持续和长久，那就必须以法律、道德、理性和正义为基础。精确地说，我们所希望的就是有助于和平与安全而且将来不会违犯的一种解决办法。

那么，什么因素应该在谈判中考虑呢？谁是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发言人？是不是有一个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目前有没有发生一种基于武力的情势，阻止两方自由进行谈判？这些问题的答案可以在第410(1977)号决议引为基础，并在其执行部分第1段中提到的那些决议中找到。执行部分第1段如下：

“安全理事会

……

“重申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第186(1964)号决议的规定，以及此后关于成立和维持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和关于塞浦路斯局势其他方面的各项决议和决定……”。

第186(1964)号决议是安理会在一九六四年通过的，它是根据我们在考虑整个问题时应引为基础的一项基本前题——我称之为法律基础。

在那个场合下，安理会提到宪章第二条第四项。决议说，念及联合国宪章各有关条款，尤其第二条第四项规定：

“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应避免为侵略任何国家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式以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

安理会处理当时存在的危机是根据宪章的条款，它们无疑地是本国际组织的基本原则之一。在那个决议内，安理会承认了构成塞浦路斯国的法律实体，因为安理会在第186(1964)号决议执行部分第2段内说：

“……请负有维持及恢复法律与秩序责任之塞浦路斯政府采取一切其他必要措施，制止塞浦路斯境内之暴行与流血”。

在同一决议内它作出总结说：秘书长于商得塞浦路斯政府及希腊土耳其和联合

王国政府的同意后，指派调解员一人。从那时起，我们可以确定秘书长为解决那个问题所作努力的日期。

大会于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一日通过的第3212(XXIX)号决议内，制定了其他不可轻视或忽视的原则。大会在该决议执行部分第1段内：

“要求一切国家尊重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不结盟”。

任何采取的解决办法必须坚守这些基本原则。在同一决议内——这不是大会的一个普通决议，我们都知道，这个决议是后来经过安全理事会赞同的——

“大会，

“……

“促请所有外国武装部队，及外国军事设施和人员，迅速撤出塞浦路斯共和国，并促请停止对该国事务的一切外国干预”。

外国干预没有停止，军事占领没有停止，这就是安理会既不能忽略也不能拖延的这个不幸问题的症结所在。

在同一决议内——第3212(XXIX)号决议——大会提到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宪法体制，并承认关切希裔塞人和土裔塞人的族区。这是不可否认的。此外，该决议坚决主张两个族区，在秘书长的斡旋下，以平等地位进行接触和谈判；并要求在两个族区的基本和合法权利的基础上，达成一项为各方接受的政治解决。

大会在同一决议内，

“认为所有难民应该安全地返回他们的家乡，并要求有关各方为止目的采取紧急措施”。

这又是一个还未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使塞浦路斯人民——他们的两个族区具有最进步的文明和文化的人民——受到最大的苦难。

安理会在其第365(1974)号决议内认可了大会第3212(XXIX)号决议，后来

大会第 3395 (XXX) 号决议重申我刚才提到的各决议并要求紧急实施这些决议。

正如我说过的，此处产生了法律上是否存在的问题和其他问题；这些问题须要加以研究，以符合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所建立的法律和政治标准。

安理会在第 367 (1975) 号决议内作了若干相当明确的声明，可以作为各会员国的方针。该决议执行部分第一段说：

“再次要求一切国家尊重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不结盟……”
它又说：

“……并紧急要求它们和有关各方不采取任何可能损害该国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不结盟的行动也不抱有分割该岛或将该岛与任何其他国家合并的任何企图”。

该决议在执行部分第二段继续说：

“对一九七五年二月十三日宣布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一部分将成为“一个土族联合邦”的片面决定表示遗憾，认为它可能至少妨碍两族代表继续在平等地位上进行谈判，而谈判的目的仍应为自由地达成一个政治解决办法并订出一个双方都可接受的制宪安排；并对各方所采取的已经妨碍或不能妨碍联合国各项有关决议的执行的一切片面行动，表示关切”。

我们如何把这些决议作成摘要？第一，是说塞浦路斯国的主权是赋予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此说由齐农·罗西迪斯大使代表；第二，武力占领该岛是非法的，与联合国宪章不合，并经大会和安理会两方的决议所拒绝；第三，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的存在未经国际上承认，并为联合国最高机关以多数票正式否认联合邦的存在。一如各位代表所知，反对联合国最高机关这个立场的只有一票。

鉴于这种背景，我们可以适切的说明第 410 (1977) 号决议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实际上，该决议是逐字地复述——除了在序言部分第五、第六段内有极少数的例外——安理会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四日第 401 (1976) 号决议的案文。

序言部分第一段注意到秘书长关于延长驻塞部队期限的理由。

序言部分第二段，象第 401 (1976) 号决议一样注意到岛上的现况。

序言部分第三段——和先前的决议一模一样——还注意到：

“……报告说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及其民警在该岛北方的行动自由仍然受到限制……”——

一种不正常的情况仍然没有解决。

序言部分第四段和第 401 (1976) 号决议一样。

序言部分第五段是一个新段，并注意到：

“……由于秘书长、他的工作人员和联塞部队的努力，并获得有关各方的合作安全情况已有相对的改善，但是这种演变还没有缓和岛上根本的紧张局势。”

这段的措词应当根据秘书长的报告来了解和解释。决议虽然说，“由于秘书长……的努力……并获得各方的合作……已有相对的改善……，但秘书长的报告，第七章，第 51 节的“意见”，却说：

“……这种演变还没有缓和岛上的根本政治紧张，而在解决……基本问题方面，进展也仍然缓慢得令人失望。”（S/12342, 第 51 段）

秘书长所用的措词是“缓慢得令人失望”。

西班牙文的语汇非常丰富，有时我听到口译员说 "decepcionantemente lentos" 有时用 "desencantadoramente lentos" 或 "desagradablemente lentos"——令人失望，令人不快。这是秘书长在他报告内所表示的情况，现在我们对于这一段，应该据此了解。

序言部分第六段是第 401 (1976) 号决议的相应一段和另外一件事合并起来的陈述该段如下：

“还注意到秘书长关于在其主持下举行的高阶层会议的一九七七年四月三十日的报告(S/12323)，并强调需要遵守在该次会议上所达成的协议以及以前各回合的谈判中所达成的协议。”

一九七七年四月三十日 S/12323 号文件所载的秘书长报告说：

“……尽管我自己和我的特别代表都作出了努力”——他是指关于这些接触的经过——”事实证明不可能在维也纳达到一个阶段，从目前反映矛盾立场的发言中演变出一个有效的谈判过程。”（S/12323，第14段）

这就是说，没有举行过有效的谈判。下面是秘书长所说的。

“……另一方面，正如四月七日协议的公报中所说的，对于双方的提案曾经加以讨论并作出了若干澄清。谈判恢复进行时当然将继续讨论这些问题。很明显的是，要达到开始作出必要的让步，包括就问题的两个主要方面提出具体建议的地步，须要克服的困难还很多。”（同上）

换句话说，各方还没有作出让步和提出具体建议。但是，难道没有实体的问题吗？如果我们继续注意秘书长的报告。就就可发现象这类的词句，曾随时地重复出现。例如他在载于S/12342号文件的他的报告第58段内说：“……鉴于这些问题的实体谈判已经开始”。“实体谈判”一词在几段内都重复出现。

那么，情况是如何呢？情况是长久的军事占领，和有权享受安宁，和平与独立的人民受苦难。

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我是以此作为我关于本决议的意见的总结——就是：没有实体的谈判。序言部分第六和第七段的措词和前一决议的相应段落完全一样，而且执行部分各段和第401(1976)号决议的完全相同。

本决议执行部分第3段是许多非正式协商的主题，该段如下：

“促请有关各方尽力抑制，不要采取任何单方或其他行动，使为达成公正和平解决而进行的谈判的前景可能受到不良的影响，并继续和加紧坚定的合作努力，以达成安全理事会的各项目标”。

当这个国家被一个外来的军事强国的空、陆、海部队所占领时，为何能有平等地位的自由谈判？当塞浦路斯的百分之四十不受其合法政府的控制时，如何能有不在胁迫之下进行的谈判？因此，谈判应当自由进行，基于平等的地位并尊重双方社

区的权利的这种观念是我们必须铭记在心的原则。

在结束时，我要强调：事情必须说得清楚明白：——这就是我发言的原因——安全理事会就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重申第186(1964)号决议及后来的各项决议和决定时，曾经重申它重视道德、基于理性、正义和法律的立场；这个立场不容忽视，将来进行任何解决办法时，都必须铭记着这个立场。

最后，我要说：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必须以正义为基础，并须符合这幕剧中的真正主角，塞浦路斯人民的利益，而不应以东方或西方的军事和政治联盟为条件，塞浦路斯人民有生存的权利；他们有自决——决定它自己的前途——的权利。

主席： 谢谢巴拿马代表对我的夸奖。

孔萨尔维先生（委内瑞拉）： 主席先生，我很高兴欢迎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 贵国与我国的关系非常深厚，我们两国未来关系的前景是非常有希望的。加拿大比以前更接近拉丁美洲国家，我们委内瑞拉一向觉得这是一种积极的、有建设性的趋势。

我也愿意代表委内瑞拉代表团对贝宁代表团博亚大使主持我们五月份的辩论的方式，表示我们的谢意。

委内瑞拉非常注意也非常关心过去几年来塞浦路斯危机的发展。我们认为塞浦路斯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非常重要，我们希望，直接牵涉争执的国家和两族会表现一种责任感。

幸而我们的辩论到了一个地步可能就一项决议达成协议，其中至少包括了确保延长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任务期限的各项必要因素。 我说“至少”因为——如秘书长在报告里说的——如果想要寻求一项彼此接受的并在尊重两族基本合法权利的基础上和平解决塞浦路斯实质问题的办法，就需要时间、善意和不断的努力。

我们认为，塞浦路斯人民的和平和稳定必须是任何解决办法的基本目标。

我们相信，秘书长调解两族谈判的工作值得我们的赞扬，我们愿意对他始终如一的关切和寻求了解的努力，表示感谢。 我们相信，他的努力在不久的将来能使两族之间达成了协议。

我要借这个机会重申我国政府的立场，主要的基础是尊重塞浦路斯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有关各方应以平等的地位继续会谈，遵照所有有关的联合国决议和与秘书长会谈所达成的协议。我们相信，采取单方面的决定是有害的，可能阻碍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不能帮助解决问题。

我们按照我们的立场，投票赞成昨天晚上通过的第410(1977)号决议，因为我们了解，在目前情况下——如秘书长在报告里说的：

“……联塞部队的继续留驻仍然是必要的。联塞部队在控制岛内潜在的爆炸性局势、监督停火、维持停火线中间地区的现状、以及帮助化解双方之间发生的事件和其他问题方面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S/12342，第60段）。

最后，我们要重申我们相信秘书长一定继续努力以一切可能的和平手段寻求一个公平的解决办法，我们相信所有各方将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

我也要表示委内瑞拉代表团对秘书长特别代表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大使在塞浦路斯所完成的工作以及厄克特和古耶两位副秘书长所作的工作，表示感谢。

主席：谢谢委内瑞拉代表对我的夸奖。

兰普尔先生（毛里求斯）：我国代表团，

经投票赞成安全理事会第410（1977）号决议，

考虑到今年十二月几乎一定会再次讨论塞浦路斯问题，

想到今年十二月毛里求斯将担任安理会主席，

决定在目前阶段不表示任何意见；

表示热烈祝贺安全理事会主席加拿大巴顿大使圆满地主持谈判从而通过第410（1977）号决议：

正式宣布深切感谢秘书长及其特别代表和工作人员持续不断的努力，同时要感谢奎恩少将；

恳求有关各方，特别是塞浦路斯的两族，在今年十二月以前能解决他们的问题。

主席：谢谢毛里求斯代表的夸奖，并赞扬他给自己很好的意见。

现在没有其他安理会理事国要发言，我现在以加拿大代表的身份发言。

以加拿大代表的身份，我必须说我对主席没有太多的夸奖之词，但是，我要对安理会所有理事国在我们才经过的应算做艰难的谈判中所给予的协助、支持和合作表示感谢。我也要有关各方，罗西迪斯大使、帕普利亚斯大使、蒂尔克门大使和切里克先生，在昨天晚上十一时五十五分左右可以叫做紧要关头时所给予的合作，使我们的工作

得到圆满的结果，表示感谢。

我国代表团投票赞成将联塞部队任务期限延长至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五日的决议。由于秘书长和其工作人员以及联塞部队的努力，再加上有关各方的合作，我们注意到在过去六个月里安全情况已趋稳定，这种情况并能维持。我们是提供特遣队的国家，我们对联塞部队的效果很满意。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秘书长的斡旋任务能够加速马卡里奥斯大主教阁下和腊乌夫·登克塔什先生阁下之间的会谈，并促成重开两族的谈判。

不过，联合国方面的这些努力到目前为止没有使该岛潜在的政治紧张局势减轻，维持和平工作继续遭遇到严重的障碍。毫无疑问的，这些紧张局势的减轻和维持和平的进展是取决于争执各方的。

两星期前，安理会延长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时，我对于三年来，以色列和叙利亚在迈向公正和持久和平上没有显著的进展，表示遗憾。我不用提醒安理会各理事国，联塞部队不是三年前而是十三年前成立的，而现在仍然还在那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不担心，因为两族没有利用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留驻的机会，解决他们的歧见，和睦相处。

塞浦路斯是自然条件优厚的岛屿，花木丛生，人人称羨，如果有和平与繁荣的条件，那么这个地方更能欣欣向荣。因此，令人更感到伤心的是如果走过尼科西亚城过去一度是繁荣的地区，现在可以看到一条长满杂草的小径，两头是混凝土的掩护体和沙袋堆积的射击据点，塞浦路斯人互相敌意地对峙着。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田园荒芜了，一度丰盛的果园，现在树枝上是腐烂的水果，等到枯萎，就掉进长满树林的杂草里，一向聚集着世界各国游客的旅馆和海滨，现在空无一人，使人感慨。

我国自一九六四年来就派特遣队参加联塞部队。目前，我们派了515名加拿大军队和警察，同其他七个国家组成联塞部队。根据秘书长的建议，我国政府授权我宣布：我们将继续在这次延长的任务期限内维持该特遣队。

今年春天，我视察联塞部队，与部队指挥官奎恩少将、秘书长特别代表佩雷斯·

德奎利尔大使、及他们的助手，以及加拿大特遣队的官兵和岛上其他特遣队的一些人见面会谈。 我可以这样说，联合国各会员国应当对联塞部队为和平服务所从事的任务感到自豪。 联塞部队的成员在艰难的情况下，代表我们大家辛勤工作，试图维持和平，以便两族有机会解决他们的歧见。 但是，部队在那里有一段时间了，双方歧见仍然还没有解决。

不过，争执各方必须了解，不能期望国际社会无限期地在塞浦路斯维持这样一个部队。 十三年的时间是太长了。

我们很高兴看到秘书长的报告说，在他的主持下的谈判重新进行。 但是，我们根据经验知道，除非这项进展成为扎实的协议，国际冲突和外来冲突的危险将继续存在。 我们知道有困难，可是困难不会随着时间而消失，因此，我们请双方抓住联塞部队留驻所造成的和目前相对的平静局势的机会，在克服他们的歧见上作出真正的进展。

作为向维持和平行动提供特遣队的国家，我们看不出达成和解有其他的方法——而且不是在今后十年内断断续续地设法和解，而是在今后这几个月里能真诚地寻求和解。

最后，虽然我说过我们可以对联塞部队代表我们所作的工作感到自豪，但是，我必须指出，他们的任务并没有得到许多会员国甚至也没有得到安理会一些理事国的财政支持。

秘书长在报告里警告，联塞部队可能会因为缺乏进一步的财政支持而瓦解。我向所有会员国，特别是那些与欧洲和地中海的和平与发展有利害关系的国家呼吁，以捐款给联塞部队的特别帐户的方式，来表示支持和平解决这项争端。

我现在恢复安理会主席的身分。

希腊代表希望行使答辩权。 我现在请他发言。

帕普利亚斯先生（希腊）：土耳其代表又在替土耳其侵略塞浦路斯寻找理由。既然他提到了我的发言，我就在此简单地回答他。不过我不相信他能够在安全理事会或者任何其他论坛中替一项《宪章》明文禁止的行动——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成功地寻找到理由。刚才巴拿马的伊留埃卡大使阁下对于这一点说得很好。

联合国关于塞浦路斯的决议就是充足的证据。但是，蒂尔克门大使从来不会忘记提到军政府向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发动的流产政变，轻易地引用这位总统的话，可是他似乎从来就不愿意记住，对这一点我也能了解，在一九七四年八月十四日，当土耳其向塞浦路斯实施第二次、毁灭性更大的攻击时，这个军政府已经不存在了，塞浦路斯已经恢复了宪政，和平解决问题的谈判已经在日内瓦进行。这些事实已经列入本理事会从前讨论的记录里，我因此不必在此拖长现在的讨论。

由于我刚才才听到秘书长驻塞浦路斯特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大使生病的消息，让我也在此祝他早日康复。

罗西迪斯先生（塞浦路斯）：首先，我要谢谢主席先生和安全理事会中其他要求就塞浦路斯问题发言的理事国。有些发言很简短，可是有些发言非常有力地表示了国际社会对此问题的意见。这个局势的事实和实况是土耳其代表用任何手法都不能掩盖的。沉默没有用，把回答的担子交给一名塞浦路斯的公民，让他来替侵略了他的国家的人讲话，替他们寻找理由，也是没有用的。

我们当然还记得一个类似的情况，那件事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也知道那些想要侵略小国家的人使用的伎俩。但是我们不需要谈那些事，因为我们今天在塞浦路斯正经历着那种情况。

什么是事实呢？我不必花许多时间，因为事实是那么强而有力，不需说多少话就可以解释清楚。塞浦路斯，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一个没有海军，没有陆军

或空军的小国，受到它的一个邻国从海、陆、空三方面，用现代化的武器攻击，用燃烧弹轰炸，为毁灭而毁灭。当土耳其在这里因这些行为而受到已经比较外交词令化了的控诉时，它就根本保持缄默，让它的塞族代理人出来应付如何解释或否认他的国遭受侵略事实的难题。

这些历史事实反映出的情况是今天我们这个世界不应有的。那么，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从报告和现实局势里，我们看到的显然是，只要这个岛是在军事占领的铁蹄之下，塞浦路斯是不可能和平与安定的，它也不可能为了解决问题而自由进行的谈判。这个军队并不是消极的占领，它还积极地以武力和暴力进行破坏岛上的人口结构，如我所说，将塞浦路斯岛上三分之一的人口驱逐，从土耳其内地移来殖民者，从而进一步地造成岛上的混乱，使人无法忍受。在过去，某种类型的法律秩序总还存在。十九世纪时有所谓欧洲协约，由五、六个大国维持世界秩序，虽然象是由一个世界组织来维持的理想秩序。

现在我们有了一个世界组织，它的目标和存在的理由是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按照《宪章》的规定防止侵略，由安全理事会通过决议和执行这些决议。但是在当前的世界上，决议通过了之后不去执行也没有人管。

不但如此，我们还亲眼看到一个奇怪的景象，一位主席对各方接受了决议的案文表示感激的时候，土耳其的代表来到此间说他不承认这项决议。这难道不是低级滑稽吗？花了这许多精力来得到他同意这项决议草案，而在决议达成的时候，他又在此宣布他不接受。听到塞立克先生不承认本决议或者本理事会再三重申，并在本决议也重申了的大会决议，实在令人可悲。他说这决议都不实际，不存在和过时了。

对于特别应为此负责的土耳其，并对替它在本理事会发言的代理人，我提出了一些控责。那个没有任何国家承认的土族塞浦路斯联邦？它代表究竟是什么？它的领土在那里？它的领土是塞浦路斯被侵占的地区。这是侵占者用铁血来霸

占的地方。它驱逐出当地的人民，移进其他的人口。现在侵占者宣称它建立了一个国家，要别人承认。这个单方面武断地宣布的所谓国家并不是由本地人民组成的，因为直到侵占之前，当地人民中大多数是希腊人。希腊人占了绝大多数。在侵占之后，大多数的人被驱逐。百分之十八的少数人留在那里，由从土耳其运来的主要为土耳其人补充。这就是现在在那块违反国际法以武力侵占的地区的人口。侵占者现在狂傲地声称它希望获得承认，以此掩人耳目。他们甚至傲慢地漠视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和事实。

他们说塞浦路斯问题根本不是国际问题。侵占行为和它的后果被一笔勾销。在塞浦路斯发生的一切都是两族间的问题。这是另外一个不合逻辑的事。从在这里所说的一些话中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我无意作答，因为这种不合逻辑的东西会不攻自破的。我只想指出以势压人和使用武力的不合理性的程度——这一切都发生在我们已经有了《宪章》的第二条第四段之后，正如巴拿马代表，一位杰出的律师，伊留埃卡先生非常正确指出它是《宪章》的基础，也是世界应当遵循的基本的坚本规则。联合国的工作照常进行，但是它在遵照《宪章》的规定有效地执行安全理事会决议的可靠性依然付缺。

我曾在发言中说过，我在此重申，如果在执行联合国关于塞浦路斯的决议方面没有进展，问题的解决也不会有任何进展。只有执行这些决议，才会有解决这个问题的建设性谈判；只有如此，才会有真正的进展，这我已经说了许多次。

这要视土族塞人和希族塞人的意愿。如我在发言中所说，这个意愿是存在的，不过它遭到了外来干涉。

安卡拉政权的代表或代理人为了掩饰它对塞浦路斯的侵略，假借土族塞人的权利在一九六四年和一九七四年时受到侵害为理由。但是，秘书长的报告证明它并非事实。我想回顾这些报告的一部分，其中显示土耳其政府，通过它的代理人，

才是这些人忍受痛苦和丧失行动自由的原因，他们通过所谓土族塞人的领导，几乎与外界隔绝地生活在自己国境内的外国领土上。这种强制的隔离使他们无法与希族塞人发展出正常的关系。事实上，报告中说：

“除了在极少的特殊情形下，土族塞人的领袖禁止一切希族塞人进入他们控制的地区，不论这些人是政府官员或者平民。这条禁令似乎是根据某种政治原则来执行，并没有企图提出实际的理由作为根据。”（S/7611，第109段）

换句话说，也就是没有理由；它只是为了分裂塞浦路斯的人民，使他们继续隔离。

下一份报告中说道：

“未持有许可证的塞浦路斯土耳其族人不准进入塞浦路斯希腊族人地区”——也就是说，他们的领袖禁止他们如此。

“(a) 凡违背规定而与塞浦路斯希腊族人有贸易关系者应处以二十五镑罚款或予以监禁。”

它的目的是断绝两方的关系，造成隔离。

“(b) 凡属下列情况处以一镑罚款：

“(一) 凡与塞浦路斯希腊族人交谈或进行任何商议者，或伴随任何外人进入我方区域者；”（S/PV. 1270，第43段）

此外：

“土族塞人在他们区域以外缺乏行动自由一般相信是基于政治目的，亦即为了支持这样的说法，即塞浦路斯的两族人如果没有某种地理上的隔离是不能够和平相处的。”

“凡有任何措施足以使两族人在一起居住和工作，或者可能使土族塞人处于某种情况使他们不得不承认政府人员的权威，土族塞人的领袖们都顽固地反对。”（S/6426，第106段）

秘书长接着说：

“既然土族塞人的领袖实际上把两族在生活上和地理上分离当作政治目标，”——安卡拉的政治目标——“他们是不会鼓励土族塞人采取可能被解释为表现另一种政策的优点的行动的。结果看起来就象是一种存心如此的政策，”——经过许多年之后——“即土族塞人的自我隔离。”（同上）

下面这段话很重要：

“政府认为，土族塞人遭受到的困难是他们的领袖将自我孤立政策强加于各界人民的直接后果。”（同上）

现在我手边有一大叠秘书长从一九六四年到一九七四年的报告，从这些报告看得出土族塞人曾遭受故意的武力和暴力行动以及种种限制，他们所以会遭到这种待遇是因为他们的领袖和暗中派进来作教师的安卡拉军官强加于他们的这一类活动，目的是通过土耳其的地下组织，违背土族塞人意愿而强行造成分离的局势。同时，如我在原来的发言中提到，秘书长的这些报告谈到希族塞人和土族塞人想要生活在一起的愿望。

这就是造成了一切问题的情况。安卡拉的代理人现在说希族塞人仇恨土族塞人，这根本是荒谬的，因为秘书长的报告以及十年来寄给秘书长反映实际状况的许多信的显示出的恰巧与之相反。因此我不必在这件事上多费唇舌。

这就是霸道，我不是指土族塞人，我指的是利用土族塞人作代理人的侵占国。这些侵占者现在抱怨，他们在塞浦路斯政府手中遭受到经济战的伤害。但是，请

问这个经济战是什么呢？他们以前不敢这么说，可是现在他们有胆子说这种话了。在侵占了塞浦路斯，驱逐了原来住在那里的人口，掠夺了居民的财产之后，他们要把从这些财产生产出来的东西输出，从掠夺的财产中获取利润。由于政府依照国际法，以和平的手段行使它合法的权利，管理以商业为目的船只进入塞浦路斯的港口——那些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承认是“塞浦路斯的港口”——并根据这些国际规章禁止偷取或掠夺的货物输出，他们说这是经济战。这不是别的，这就是霸道和由此而生的非理性的另一极端表现。

我不想再占理事会更多的时间，不过我想问土耳其的代表，他是否不承认在塞浦路斯的明显侵略行动。他是否想替这些行动找理由？他能够从《宪章》或国际法找到理由吗？他保持缄默，以为这样做，让一个傀儡代表来伪装了土族塞人的代言人——而这个人也受到这种局势之害——他就可以避免责难了。

但是我说，世界舆论是知道和了解事实的，而世界舆论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会体认，一个没有道德的世界只会沦落到无法无天，安全尽失而终至毁灭。

如我在原先发言中所说，世界上显现出重要的征兆，我希望现在有一个朝着以道义的态度来处理国际问题；现在明显向那个方面走。虽然还有许多阻碍，但是我希望它会得胜，因为这代表人类的生存。

主席：我获知，理事会根据临时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邀请切里克先生在理事会作进一步发言。因此，如果理事会中没有人反对的话，我就请切里克先生到理事会议席就座发言。

切里克先生：主席先生，谢谢你和理事会其他成员容许我在此作第二次发言。

如果不是土耳其在塞浦路斯合理合法的干涉，我不可能到这里来，我甚至不会还活着。身为一个族的代表，我要把真相提出来。

今晚，希腊代表两次试图将塞浦路斯目前的问题说成是一九七四年开始的冲突。据他所说，这是由于土耳其的干涉或者由于他想要归咎于军政府的错误而发生的。希腊对塞浦路斯的联合侵略一直要追溯到一九五五年，当时在希腊一般同意之下成立了恐怖主义的塞浦路斯自由斗争民族组织。这发生在卡拉曼利斯的民主政府期间。第二次对土族塞人的屠杀是在帕潘德里欧民主政权期间，从一九六三年一直持续到一九六七年。军政府于一九六七年上台，它试图完成前任未曾完成的事。对于这段记录我们是极其感觉重要的。必须在此重述。

至于希族塞人的代表说我是傀儡、每个人都知道谁是傀儡，每个人都知道谁代表谁。我是一个联邦国家的代表，在一个最民主的宪法之下民主的被选出。我在此邀请罗西迪斯先生，拿他的宪法和他自己是如何选出的经过与我比较一下。我是以一个民选代表身分来代表一个族发言，对此我极感荣幸。

至于他发言中的其余部分，我只能说，他自己已经作了回答，我没有其他的话说。

主席：我请塞浦路斯代表行使答辩权。

罗西迪斯先生（塞浦路斯）：我很了解替安卡拉在此说话的代理人所处的困境，不过他语无伦次，没有内容，又不举出证据来。我不管说什么，我都引用报告或其他的资料来支持我的话。我不是乱说。作没有证据的控诉是很容易的——特别是对一个代理人而言。

主席：发言名单上已没有发言人了。因此，除非理事会成员要发言，我就认为安全理事会就此结束了审议塞浦路斯局势目前的一个阶段。

下午七时五十五分散会